**元史**

**卷六十四 志第十六: 　河渠一**

水为中国患，尚矣。知其所以为患，则知其所以为利，因其患之不可测，而能先事而为之备，或后事而有其功，斯可谓善治水而能通其利者也。昔者，禹堙洪水，疏九河，陂九泽，以开万世之利。而周礼地官之属，所载潴防沟遂之法甚详。当是之时，天下盖无适而非水利也。自先王疆理井田之制坏，而后水利之说兴。魏史起凿漳河，秦郑国引泾水，汉郑当时、王安世辈，或献议穿漕渠，或建策防水决，是数君子者，皆尝试其术而卒有成功，太史公河渠一书犹可考。自时厥后，凡好事喜功之徒，率多为兴利之言，而其患顾有不可胜言者矣。夫润下，水之性也，而欲为之防，以杀其怒，遏其冲，不亦甚难矣哉。惟能因其势而导之，可蓄则储水以备旱暵之灾，可泄则泻水以防水潦之溢，则水之患息，而于是盖有无穷之利焉。

元有天下，内立都水监，外设各处河渠司，以兴举水利、修理河堤为务。决双塔、白浮诸水为通惠河，以济漕运，而京师无转饷之劳。导浑河，疏滦水，而武清、平滦无垫溺之虞。浚冶河，障滹沱，而真定免决啮之患。开会通河于临清，以通南北之货。疏陕西之三白，以溉关中之田。泄江湖之淫潦，立捍海之横塘，而浙右之民得免于水患。当时之善言水利，如太史郭守敬等，盖亦未尝无其人焉。一代之事功，所以为不可泯也。今故著其开修之岁月、工役之次第，历叙其事而分纪之，作河渠志。

**通惠河**

通惠河，其源出于白浮、瓮山诸泉水也。

世祖至元二十八年，都水监郭守敬奉诏兴举水利，因建言：“疏凿通州至〔大〕都河，[1]改引浑水溉田，于旧闸河踪迹导清水，上自昌平县白浮村引神山泉，西折南转，过双塔、榆河、一亩、玉泉诸水，至西〔水〕门入都城，[2]南汇为积水潭，东南出文明门，东至通州高丽庄入白河。总长一百六十四里一百四步。塞清水口一十二处，共长三百一十步。坝闸一十处，共二十座，节水以通漕运，诚为便益。”从之。首事于至元二十九年之春，告成于三十年之秋，赐名曰通惠。凡役军一万九千一百二十九，工匠五百四十二，水手三百一十九，没官囚隶百七十二，计二百八十五万工，用楮币百五十二万锭，粮三万八千七百石，木石等物称是。役兴之日，命丞相以下皆亲操畚锸为之倡。置闸之处，往往于地中得旧时砖木，时人为之感服。船既通行，公私两便。先时通州至大都五十里，陆挽官粮，岁若干万，民不胜其悴，至是皆罢之。

其坝闸之名曰：广源闸；[3]西城闸二，上闸在和义门外西北一里，下闸在和义水门西三步；海子闸，在都城内；[4]文明闸二，上闸在丽正门外水门东南，下闸在文明门西南一里；魏村闸二，上闸在文明门东南一里，下闸西至上闸一里；籍东闸二，在都城东南王家庄；郊亭闸二，[5]在都城东南二十五里银王庄；通州闸二，上闸在通州西门外，下闸在通州南门外；[6]杨尹闸二，在都城东南三十里；朝宗闸二、上闸在万亿库南百步，下闸去上闸百步。

成宗元贞元年四月，中书省臣言：“新开运河闸，宜用军一千五百，以守护兼巡防往来船内奸宄之人。”从之。七月，工部言：“通惠河创造闸坝，所费不赀，虽已成功，全藉主守之人，上下照略修治，今拟设提领三员，管领人夫，专一巡护，降印给俸。其西城闸改名会川，海子闸改名澄清，文明闸仍用旧名，魏村闸改名惠和，籍东闸改名庆丰，郊亭闸改名平津，通州闸改名通流，河门闸改名广利，杨尹闸改名溥济。”武宗至大四年六月，省臣言：“通州至大都运粮河闸，始务速成，故皆用木，岁久木朽，一旦俱败，然后致力，将见不胜其劳。今为永固计，宜用砖石，以次修治。”从之。后至泰定四年，始修完焉。

文宗天历三年三月，中书省臣言：“世祖时开挑通惠河，安置闸座，全藉上源白浮、一亩等泉之水以通漕运。今各枝及诸寺观权势，私决堤隁，浇灌稻田、水碾、园圃，致河浅妨漕事，乞禁之。”奉旨：白浮、瓮山直抵大都运粮河堤隁泉水，诸人毋挟势偷决，大司农司、都水监可严禁之。

**坝河**

坝河，亦名阜通七坝。

成宗大德六年三月，京畿漕运司言：“岁漕米百万，全藉船坝夫力。自冰开发运至河冻时止，计二百四十日，日运粮四千六百馀石，所辖船夫一千三百馀人，坝夫七百三十，占役俱尽，昼夜不息。今岁水涨，冲决坝堤六十馀处，虽已修毕，恐霖雨冲圮，走泄运水，以此点视河堤浅涩低薄去处，请加修理。”自五月四日入役，六月十二日毕。深沟坝九岁，计一万五千一百五十三工。王村坝二处，计七百十三工。郑村坝一处，计一千一百二十五工。西阳坝三处，计一千二百六十二工。郭村坝三处，计一千九百八十七工。千斯坝下一处，计一万工。总用工三万二百四十。

金水河

金水河，其源出于宛平县玉泉山，流至（义和）〔和义〕门南水门入京城，[7]故得金水之名。

至元二十九年二月，中书右丞马速忽等言：“金水河所经运石大河及高良河、西河俱有跨河跳槽，今已损坏，请新之。”是年六月兴工，明年二月工毕。

至大四年七月，奉旨引金水河水注之光天殿西花园石山前旧池，置闸四以节水。闰七月兴工，九月成，凡役夫匠二十九，为工二千七百二十三，除妨工，实役六十五日。

隆福宫前河

隆福宫前河，其水与太液池通。

英宗至治二年五月，奉敕云：“昔在世祖时，金水河濯手有禁，今则洗马者有之，比至秋疏涤，禁诸人毋得污秽。”于是会计修浚，三年四月兴工，五月工毕，凡役军八百，为工五千六百三十五。

海子岸

海（水）〔子〕岸，[8]上接龙王堂，以石甃其四周。海子一名积水潭，聚西北诸泉之水，流行入都城而汇于此，汪洋如海，都人因名焉。

仁宗延祐六年二月，都水监计会前后，与元修旧石岸相接。凡用石三百五，各长四尺，阔二尺五寸，厚一尺，石灰三千斤，该三百五工，丁夫五十，石工十，九月五日兴工，十一日工毕。

至治三年三月，大都河道提举司言：“海子南岸东西道路，当两城要冲，金水河浸润于其上，海子风浪冲啮于其下，且道狭，不时溃陷泥泞，车马艰于往来，如以石砌之，实永久之计也。”泰定元年四月，工部应副工物，七月兴工，八月工毕，凡用夫匠二百八十七人。

**双塔河**

双塔河，源出昌平县孟村一亩泉，经双塔店而东，至丰善村，入榆河。

至元三年四月六日，巡河官言：“双塔河时将泛溢，不早为备，恐至溃决，临期卒难措手。乃计会闭水口工物，开申都水监，创开双塔河，未及坚久。今已及水涨之时，倘或决坏，走泄水势，悮运船不便。”省准制国用司给所需，都水监差夫修治焉。凡合闭水口五处，用工二千一百五十五。

**卢沟河**

卢沟河，其源出于代地，名曰小黄河，以流浊故也。自奉圣州界，流入宛平县境，至都城四十里东麻谷，分为二派。

太宗七年岁乙未八月敕：“近刘冲禄言：‘率水工二百馀人，已依期筑闭卢沟河元破牙梳口，若不修堤固护，恐不时涨水冲坏，或贪利之人盗决溉灌，请令禁之。’刘冲禄可就主领，毋致冲塌盗决。犯者以违制论，徒二年，决杖七十。如遇修筑时，所用丁夫器具，应差处调发之。其旧有水手人夫内，五十人差官存留不妨。已委管领，常切巡视体究，岁一交番，所司有不应副者罪之。”

**白浮瓮山**

白浮瓮山，即通惠河上源之所出也。白浮泉水在昌平县界，西折而南，经瓮山泊，自西水门入都城焉。

成宗大德七年六月，瓮山等处看闸提领言：“自闰五月二十九日始，昼夜雨不止，六月九日夜半，山水暴涨，漫流堤上，冲决水口。”于是都水监委官督军夫，自九月二十一日入役，至是月终辍工，实役军夫九百九十三人。十一年三月，都水监言：“巡视白浮瓮山河堤，崩三十馀里，宜编荆笆为水口，以泄水势。”计修笆口十一处，四月兴工，十月工毕。

仁宗皇庆元年正月，都水监言：“白浮瓮山堤，多低薄崩陷处，宜修治。”来春二月入役，八月修完，总修长三十七里二百十五步，计七万三千七百七十三工。延祐元年四月，都水监言：“自白浮瓮山下至广源闸堤隁，多淤淀浅塞，源泉微细，不能通流，拟疏涤。”由是会计工程，差军千人疏治。

泰定四年八月，都水监言：“八月三日至六日，霖雨不止，山水泛溢，冲坏瓮山诸处笆口，浸没民田。”计料工物，移文工部关支修治。自八月二十六日兴工，九月十三日工毕，役军夫二千名，实役九万工，四十五日。

**浑河**

浑河，本卢沟水，从大兴县流至东安州、武清县，入漷州界。

至大二年十月，浑河水决左都威卫营西大堤，泛溢南流，没左右二翊及后卫屯田麦，由是左都威卫言：“十月五日，水决武清县王甫村堤，阔五十馀步，深五尺许，水西南漫平地流，环圆营仓局，水不没者无几。恐来春冰消，夏雨水作，冲决成渠，军民被害，或迁置营司，或多差军民修塞，庶免垫溺。”三年二月十二日，省准下左右翊及后卫、大都路委官督工修治，至五月二十日工毕。

皇庆元年二月十七日，东安州言：“浑河水溢，决黄埚堤一十七所。”都水监计工物移文工部。二十七日，枢密知院塔失帖木儿奏：“左卫言浑河决堤口二处，屯田浸不耕种，已发军五百修治。臣等议，治水有司职耳，宜令中书戒所属用心修治。”从之。七月，省委工部员外郎张彬言：“巡视浑河，六月三十日霖雨，水涨及丈馀，决堤口二百馀步，漂民庐，没禾稼，乞委官修治，发民丁刈杂草兴筑。”

延祐元年六月十七日，左卫言：“六月十四日，浑河决武清县刘家庄堤口，差军七百与东安州民夫协力同修之。”三年三月，省议：“浑河决堤隁，没田禾，军民蒙害，既已奏闻。差官相视，上自石径山金口，下至武清县界旧堤，长计三百四十八里，中间因旧修筑者大小四十七处，涨水所害合修补者一十九处，无堤创修者八处，宜疏通者二处，计工三十八万一百，役军夫三万五千，九十六日可毕。如通筑则役大难成，就令分作三年为之，省院差官先发军民夫匠万人，兴工以修其要处。”是月二十日，枢府奏拨军三千，委中卫佥事督修治之。七年五月，营田提举司言：“去岁十二月二十一日，屯户巡视广（赋）〔武〕屯北浑河堤二百馀步将崩，[9]恐春首土解水涨，浸没为患，乞修治。”都水监委濠寨，会营田提举司官、武清县官，督夫修完广武屯北陷薄堤一处，计二千五百工；永兴屯北堤低薄一处，计四千一百六十六工；落垈村西冲圮一处，计三千七百三十三工；永兴屯北崩圮一处，计六千五百十八工；北王村庄西河东岸至白坟儿，南至韩村西道口，计六千九十三工；刘邢庄西河东岸北至宝僧百户屯，南至白坟儿，计三万七百十二工。总用工五万三千七百二十二。

泰定四年四月，省议：“三年六月内霖雨，山水暴涨，泛没大兴县诸乡桑枣田园。移文枢府，于七卫屯田及见有军内，差三千人修治。”

**白河**

白河，在漷州东四里，北出通州潞县，南入于通州境，又东南至香河县界，又流入于武清县境，达于静海县界。

至元三十年九月，漕司言：“通州运粮河全仰白、榆、浑三河之水，合流名曰潞河，舟楫之行有年矣。今岁新开闸河，分引浑、榆二河上源之水，故自李二寺至通州三十馀里，河道浅涩。今春夏天旱，有止深二尺处，粮船不通，改用小料船搬载，淹延岁月，致亏粮数。先是，都水监相视白河，自东岸吴家庄前，就大河西南，斜开小河二里许，引榆河合流至深沟坝下，以通漕舟。今丈量，自深沟、榆河上湾，至吴家庄龙王庙前白河，西南至坝河八百步。及巡视，知榆河上源筑闭，其水尽趋通惠河，止有白佛、灵沟、一子母三小河水入榆河，泉脉微，不能胜舟。拟自吴家庄就龙王庙前闭白河，于西南开小渠，引水自坝河上湾入榆河，庶可漕运。又深沟乐岁五仓，积贮新旧粮七十馀万石，站车挽运艰缓，由是访视通州城北通惠河积水，至深沟村西水渠，去乐岁、广储等仓甚近，拟自积水处由旧渠北开四百步，至乐岁仓西北，以小料船运载甚便。”都省准焉。通惠河自通州城北，至乐岁西北，水陆共长五百步，计役八万六百五十工。

大德二年五月，中书省札付都水监：运粮河堤自杨村至河西务三十五岁，用苇一万九千一百四十束，军夫二千六百四十九名，度三十日毕。于是本监分官率濠寨至杨村历视坏堤，督巡河夫修理，以霖雨水溢，故工役倍元料，自寺洵口北至蔡村、清口、孙家务、辛庄、河西务堤，就用元料苇草，修补卑薄，创筑月堤，颇有成功。其杨村两岸相对出水河口四处，苇草不敷，就令军夫采刈，至九月住役。杨村河上接通惠诸河，下通滹沱入江淮，使官民舟楫直达都邑，利国便民。奈杨村堤岸，随修随圮，盖为用力不固，徒烦工役，其未修者，候来春水涸土干，调军夫修治。

延祐六年十月，省臣言：“漕运粮储及南来诸物商贾舟楫，皆由直沽达通惠河，今岸崩泥浅，不早疏浚，有碍舟行，必致物价翔涌。都水监职专水利，宜分官一员，以时巡视，遇有颓圮浅涩，随宜修筑，如工力不敷，有司差夫助役，怠事者究治。”从之。

至治元年正月十一日，漕司言：“夏运海粮一百八十九万馀石，转漕往返，全藉河道通便，今小直沽汊河口潮汐往来，淤泥壅积七十馀处，漕运不能通行，宜移文都水监疏涤。”工部议：“时农作方兴，兼民多艰食，若不差军助役，民力有所不逮。”枢密院言：“军人不敷。”省议：“若差民丁，方今东作之时，恐妨岁事。其令大都募民夫三千，日给佣钞一两、糙粳米一升，委正官提调，验日支给，令都水监暨漕司官同督其事。”四月十一日入役，五月十日工毕。

泰定元年二月，（福）〔枢〕府臣奏：[10]“临清万户府言，至治元年霖雨，决坏运粮河岸，宜差军修筑。臣等议，诚利益事，令本府差军三百执役。”从之。三年三月，都水监言：“河西务菜市湾水势冲啮，与仓相近，将来为患，宜于刘二总管营相对河东岸，截河筑堤，改水道与旧河合，可杜后患。”四年正月，省臣奏准，枢府差军五千，大都路募夫五千人，日支糙米五升、中统钞一两，本监工部委官与前卫董指挥同监役，是年三月十八日兴工，六月十一日工毕。

致和元年六月六日，临清御河万户府言：“泰定四年八月二日，河溢，坏营北门堤约五十步，漂旧桩木百馀，崩圮犹未已。”工部议：“河岸崩摧，理宜修治，既都水监会计工物，各处支给，其役夫三千人，若拟差民，方春恐妨农务，宜移文枢密院拨军。”省准修旧堤岸，展阔新河口东岸，计工五万九千九百三十七，用军三千、木匠十人。

天历二年三月，漕司言：“元开刘二总管营相对河，比旧河运粮迂远，乞委官相视，复开旧河便。”四月九日，奏准，差军七千，委兵部员外郎邓衡、都水监丞阿里、漕使太不花等督工修浚。后以冬寒，候冻解兴役。三年，工部移文大都，于近甸募民夫三千，日支糙粳米三升、中统钞一两，兵部改委辛侍郎暨元委官修辟。

至顺元年六月，都水监言：“二十三日夜，白河水骤涨丈馀，观音寺新修护仓堤，已督有司差夫救护，今水落尺馀，宜候伏槽兴作。”

**御河**

御河，自大名路魏县界，经元城县泉源乡于村渡，南北约十里，东北流至包家渡，下接（管）〔馆〕陶县界三口。[11]御河上从交河县，下入清池县界。又永济河在清池县西三十里，自南皮县来，入清州，今呼为御河也。

至元三年七月六日，都水监言：“运河二千馀里，漕公私物货，为利甚大。自兵兴以来，失于修治，清州之南，景州之北，颓阙岸口三十馀处，淤塞河流十五里。至癸巳年，朝廷役夫四千，修筑浚涤，乃复行舟。今又三十馀年，无官主领。沧州地分，水面高于平地，全藉堤隁防护。其园圃之家掘堤作井，深至丈馀，或二丈，引水以溉蔬花。复有濒河人民就堤取土，渐至阙破，走泄水势，不惟涩行舟，妨运粮，或致漂民居，没禾稼。其长芦以北，索家马头之南，水内暗藏桩橛，破舟船，坏粮物。”部议以滨河州县佐贰之官兼河防事，于各地分巡视，如有阙破，即率众修治，拔去桩橛，仍禁园圃之家毋穿堤作井，栽树取土。都省准议。七年，省臣言：“御河水泛武清县，计疏浚役夫一十，[12]工八十日可毕。”从之。

至大元年六月二十九日，左翼屯田万户府呈：“五月十八日申时，水决会川县孙家口岸约二十馀步，南流灌本管屯田，已移文河间路、武清县、清州有司，多发丁夫，管领修治。”由是枢密院檄河间路、左翊屯田万户府，差军并工筑塞。十月，大名路濬州言：“七月十一日连雨至十七日，清、石二河水溢李家道，东南横流。询社长高良辈，称水源自卫辉路汲县东北，连本州淇门西旧黑荡泊，溢流出岸，漫黄河古堤，东北流入本州齐贾泊，复入御河，漂及门民舍。窃计今岁水势逆行，及下流漳水涨溢，遏绝不能通，以致若此，实非人力可胜。又西关水手佐聚称，七月十二日卯时，御河水骤涨三尺，十八日复添四尺，其水逆流，明是下流涨水壅逆，拟差官巡治。”

延祐三年七月，沧州言：“清池县民告，往年景州吴〔桥〕县诸处御河水溢，[13]冲决堤岸，万户千奴为恐伤（淇）〔其〕屯田，[14]差军筑塞旧泄水郎儿口，故水无所泄，浸民庐及已熟田数万顷，乞遣官疏辟，引水入海。及七月四日，决吴桥县柳斜口东岸三十馀步，千户移僧又遣军闭塞郎儿口，水壅不得泄，必致漂荡张管、许河、孟村三十馀村黍谷庐舍，故本州摘官相视，移文约会开辟，不从。”四年五月，都水监遣官与河间路官相视元塞郎儿口，东西长二十五步，南北阔二十尺，及堤南高一丈四尺，北高二丈馀，复按视郎儿口下流故河，至沧州约三十馀里，上下古迹宽阔，及减水故道，名曰盘河。今为开辟郎儿口，增濬故河，决积水，由沧州城北达滹沱河，以入于海。

泰定元年九月，都水监遣官督丁夫五千八百九十八人，是月二十八日兴工，十月二日工毕。

**滦河**

滦河，源出金莲川中，由松亭北，经迁安东、平州西，濒滦州入海也。王曾北行录云：“自偏枪岭四十里，过乌滦河，东有滦州，因河为名。”

至元二十八年八月，省臣奏：“姚演言，奉敕疏濬滦河，漕运上都，乞应副沿河盖露囷工匠什物，仍预备来岁所用漕船五百艘，水手一万，牵船夫二万四千。臣等集议，近岁东南荒歉，民力凋弊，造舟调夫，其事非轻，一时并行，必致重困。请先造舟十艘，量拨水手试行之，如果便，续增益。”制可其奏，先以五十艘行之，仍选能人同事。

大德五年八月十三日，平滦路言：“六月九日霖雨，至十五日夜，滦河与淝、洳三河并溢，冲圮城东西二处旧护城堤、东西南三面城墙，横流入城，漂郭外三关濒河及在城官民屋庐粮物，没田苗，溺人畜，死者甚众，而雨犹不止。至二十四日夜，滦、漆、淝、洳诸河水复涨入城，馀屋漂荡殆尽。”乃委吏部马员外同都水监官修之。东西二堤，计用工三十一万一千五十，钞八千八十七锭十五两，糙粳米三千一百一十石五斗，桩木等价钞二百七十四锭二十六两四钱。

延祐四年六月十六日，上都留守司言：[15]“正月一日，城南御河西北岸为水冲啮，渐至颓圮，若不修治，恐来春水泛涨，漂没民居。又开平县言，四月二十六日霖雨，至二十八日夜，东关滦河水涨，冲损北岸，宜拟修筑。本司议，即目仲夏霖雨，其水复溢，必大为害。乃委官督夫匠兴役。开平发民夫，幼小不任役，请调军供作，庶可速成。”五月二十一日，留守司言：“滦河水涨决堤，计修筑用军六百，宜令枢密院差调，官给其食。”制曰：“今维其时，移文枢密院发军速为之。”虎贲司发军三百治焉。

泰定二年三月十三日，永平路屯田总管府言：“国家经费咸出于民，民之所生，无过农作。本屯辟田收粮，以供亿内府之用，不为不重。访马城东北五里许张家庄龙湾头，在昔有司差夫筑堤，以防滦水，西南连清水河，至公安桥，皆本屯地分。去岁霖雨，水溢，冲荡皆尽，浸死屯民田苗，终岁无收。方今农隙，若不预修，必致为害。”工部移文都水监，差濠寨洎本屯官及滦州官亲诣相视，督令有司差夫补筑。三年五月十日，上都留守司及本路总管府言：“巡视大西关南马市口滦河递北堤，侵啮渐崩，不预治，恐夏霖雨水泛，贻害居民。”于是送都城所丈量，计用物修治，工部移文上都分部施行。七月二日，右丞相塔失帖木儿等奏：“斡耳朵思住冬营盘，为滦河走凌河水冲坏，将筑护水堤，宜令枢密院发军千二百人以供役。”从之。枢密院请遣军千二百人。

**河间河**

河间河在河间路界。

泰定三年三月，都水监言：“河间路水患，古俭河，自北门外始，依旧疏通，至大成县界，以泄上源水势，引入盐河；古陈玉带河，自军司口浚治，至雄州归信县界，以导淀泺积潦，注之易河；黄龙港，自锁井口开凿，至文安县玳瑁口，以通泺水，经火烧淀，转流入海。计河宜疏者三十处，总役夫三万，三十日可毕。”是月省臣奏准，遣断事官定住，同元委都水孙监丞洎本处有司官，于旁近州县发丁夫三万，日给钞一两、米一升，先诣古陈玉带河。寻以岁旱民饥，役兴人劳罢，候年登为之。

**冶河**

冶河在真定路平山县西门外，经井陉县流来本县东北十里，入滹沱河。

元贞元年正月十八日，丞相完泽等言：“往年先帝尝命开真定冶河，已发丁夫入役，适值先帝昇遐，以聚众罢之。今请遵旧制，俾卒其事。”从之。

皇庆元年七月二日，真定路言：“龙花、判官庄诸处坏堤，计工物，申请省委都水监及本路官，自平山县西北，历视滹沱、冶河合流，急注真定西南关，由是再议，照冶河故道，自平山县西北河内，改修滚水石堤，下修龙塘堤，东南至水碾村，改引河道一里，蒲吾桥西，改辟河道一里。上至平山县西北，下至宁晋县，疏其淤淀，筑堤分其上源入旧河，以杀其势。复在程同、程章二石桥阻咽水势，拟开减水月河二道，可久且便。下相栾城县，南视赵州宁晋县，诸河北之下源，地形低下，恐水泛，经栾城、赵州，坏石桥，阻河流为害。由是议于栾城县北，圣母堂东冶河东岸，开减水河，可去真定之患。”省准，于二年二月，都水监委官与本路及廉访司官，同诣平山县相视，会计修治，总计冶河，始自平山县北关西龙神庙北独石，通长五千八百六步，共役夫五千，为工十八万八百七，无风雨妨工，三十六日可毕。

**滹沱河**

滹沱河，源出于西山，在真定路真定县南一里，经稿城县北一里，经平山县北十里。寰宇记载经灵寿县西南二十里。此河连贯真定诸郡，经流去处，皆曰滹沱水也。

延祐七年十一月，真定路言：“真定县城南滹沱河，北决堤，寖近城，每岁修筑。闻其源本微，与冶河不相通，后二水合，其势遂猛，屡坏金大堤为患。本路达鲁花赤哈散于至元三十年言，准引辟冶河自作一流，滹沱河水十退三四。至大元年七月，水漂南关百馀家，淤塞冶河口，其水复滹河。自后岁有溃决之患，略举大德十年至皇庆元年，节次修堤，用卷扫苇草二百馀万，官给夫粮备佣直百馀万锭。及延祐元年三月至五月，修堤二百七十馀步，其明堂、判官、勉村三处，就用桥木为桩，征夫五百馀人，执役月馀不能毕。近年米价翔贵，民匮于食，有丁者正身应役，单丁者必须募人，人日佣直不下三五贯，前工未毕，后役迭至。至七月八日，又冲塌李玉飞等庄及木方、胡营等村三处堤，长一千二百四十步，申请委官相视，差夫筑月堤。延祐二年，本路前总管马思忽尝辟冶河，已复湮塞。今岁霖雨，水溢北岸数处，浸没田禾。其河元经康家庄村南流，不记岁月，徙于村北。数年修筑，皆于堤北取土，故南高北低，水愈就下侵啮。西至木方村，东至护城堤，数约二千馀步，比来春，必须修治。用桩梢筑土堤，亦非永久之计。若濬木方村南旧湮枯河，引水南流，闸闭北岸河口，于南岸取土筑堤，下至合头村北与本河合。如此去城稍远，庶可无患。”都水监差官相视，截河筑堤，阔千馀步，新开古岸，止阔六十步，恐不能制御千步之势。若于北岸阙破低薄处，比元料，增夫力，苇草卷扫补筑，便计苇草丁夫，若令责办民间，缘今岁旱涝相仍，民食匮乏，拟均料各州县上中户，价钱及食米于官钱内支给。限二月二十日兴工，役夫五千，为工十六万七百一十九，度三十二日可毕。总计补筑滹沱河北岸防水堤十处，长一千九百一十步，高阔不一，计三百四十万七千七百五十尺，用推扫梯二十五，每梯用大檩三、小檩三，计大小檩一百五十，草三十五万八百束，苇二十八万六百四十束，梢柴七千二百束。

至治元年三月，真定路言：“真定县滹沱河，每遇水泛，冲堤岸，浸没民田，已差募丁夫修筑，与廉访司官相视讲究，如将木方村南旧堙河道疏辟，导水东南行，闸闭北岸，却于河南取土，修筑至合头村，合入本河，似望可以民安。”都水监与真定路官相视议：“夫治水者，行其所无事，盖以顺其性也。闸闭滹沱河口，截河筑堤一千馀步，开掘故河老岸，阔六十步，长三十馀里，改水东南行流，霖雨之时，水拍两岸，截河堤隁，阻逆水性，新开故河，止阔六十步，焉能吞授千步之势？上咽下滞，必致溃决，徒糜官钱，空劳民力。若顺其自然，将河北岸旧堤比之元料，增添工物，如法卷扫，坚固修筑，诚为官民便益。”省准补筑滹沱河北岸缕水堤一十处，通长一千九百一十步，役夫五百名，计一十六万七百三十九工。

泰定四年八月七日，省臣奏：“真定路言，滹沱河水连年泛溢为害，都水监、廉访司、真定路及濒河州县官洎耆老会议，其源自五台诸山来，至平山县王母村山口下，与平定州娘子庙石泉冶河合。夏秋霖雨水涨，弥漫城郭，每年劳民筑堤，莫能除害，宜自王子村、辛安村凿河，长四里馀，接鲁家湾旧涧，复开二百馀步，合入冶河，以分杀其势。又木方村滹沱河南岸故道，疏涤三十里，北岸下桩卷扫，筑堤捍水，令东流。今岁储材，九月兴役，期十一月功成。所用石铁石灰诸物，夫匠工粮，官为供给，力省功多，可永无害。工部议，若从所请，二河并治，役大民劳，拟先开冶河，其真定路征民夫，如不敷，可于邻郡顺德路差募人夫，日给中统钞一两五钱，如侵碍民田，官酬其直。中书省都水监差官，率知水利濠寨，督本路及当该州县用工，廉访司添力咸就，滹河近后再议。”从之。九月，委都水监官洎本道廉访司真定路同监督有司并工修治。后真定路言：“闰九月五日为始兴工间，据赵州临城诸县申，天寒地冻，难于用工，候春暖开辟便，已于十月七日放散人民。”部议，人夫既散，宜准所拟。凡已给夫钞二万六千八百三十二锭，地价钱六百三十锭。

**会通河**

会通河，起东昌路须城县安山之西南，由寿张西北至东昌，又西北至于临清，以逾于御河。

至元二十六年，寿张县尹韩仲晖、太史院令史边源相继建言，开河置闸，引汶水达舟于御河，以便公私漕贩。省遣漕副马之贞与源等按视地势，商度工用，于是图上可开之状。诏出楮币一百五十万缗、米四（百）〔万〕石、[16]盐五万斤，以为佣直，备器用，征旁郡丁夫三万，驿遣断事官忙速儿、礼部尚书张孔孙、兵部尚书李处巽等董其役。首事于是年正月己亥，起于须城安山之西南，止于临清之御河，其长二百五十馀里，中建闸三十有一，度高低，分远迩，以节蓄泄。六月辛亥成，凡役工二百五十一万七百四十有八，赐名曰会通河。

二十七年，省以马之贞言霖雨岸崩，河道淤浅，宜加修濬，奏拨放罢输运站户三千，专供其役，仍俾采伐木石等以充用。是后，岁委都水监官一员，佩分监印，率令史、奏差、濠寨官往职巡视，且督工，易闸以石，而视所损缓急为后先。至泰定二年，始克毕事。

会通镇闸三、土坝二，在临清县北。头闸长一百尺，阔八十尺，两直身各长四十尺，两雁翅各斜长三十尺，高二丈，闸空阔二丈，自至元三十年正月一日兴工，凡役夫匠六百六十名，至十月二十九日工毕。中闸南至隘船闸三里，元贞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兴工，至大德二年三月十三日工毕，夫匠四百四十三，长广与上闸同。隘船〔闸〕南至李海务闸一百五十二里，[17]延祐元年八月十五日兴工，九月二十五日工毕，夫匠五百，闸空阔九尺，长广同上。土坝二。

李海务闸南至周家店闸一十二里，元贞二年二月二日兴工，五月二十日工毕，夫匠五百二十七名，长广与会通镇闸同。

周家店闸南至七级闸一十二里，大德四年正月二十一日兴工，八月二十日工毕，夫匠四百四十二，长广与上同。

七级闸二：北闸南至南闸三里，大德元年五月一日兴工，十月六日工毕，夫匠四百四十三名，长广如周家店闸；南闸南至阿城闸一十二里，元贞二年正月二十日兴工，十月五日工毕，夫匠四百五十名，长广同北闸。

阿城闸二：北闸南至南闸三里，大德三年三月五日兴工，七月二十八日工毕，夫匠四百四十一名，长广上同；南闸南至荆门北闸一十里，大德二年正月二十五日兴工，十月一日工毕，夫匠四百四十六名，长广上同。

荆门闸二：北闸南至荆门南闸二里半，大德三年六月初一日兴工，至十月二十五日工毕，役夫三百一十名，长广同；南闸南至寿张闸六十五里，大德六年正月二十三日兴工，六月二十九日工毕，长广同北闸。

寿张闸南至安山闸八里，至元三十一年正月一日兴工，五月二十日工毕。

安山闸南至开河闸八十五里，至元二十六年建。

开河闸南至济州闸一百二十四里。

济州闸三：上闸南至中闸三里，大德五年三月十二日兴工，七月二十八日工毕；中闸南至下闸二里，至治元年三月一日兴工，六月六日工毕；下闸南至赵村闸六里，大德七年二月十三日兴工，五月二十一日工毕。

赵村闸南至石佛闸七里，泰定四年二月十八日兴工，五月二十日工毕。

石佛闸南至辛店闸一十三里，延祐六年二月十日兴工，四月二十九日工毕。

辛店闸南至师家店闸二十四里，大德元年正月二十七日兴工，四月一日工毕。

师家店闸南至枣林闸一十五里，大德二年二月三日兴工，五月二十三日工毕。

枣林闸南至孟阳泊闸九十五里，延祐五年二月四日兴工，五月二十二日工毕。

孟阳泊闸南至金沟闸九十里，大德八年正月四日兴工，五月十七日工毕。

金沟闸南至隘船闸一十二里，大德十年闰正月二十五日兴工，四月二十三工毕。

沽头闸二：北隘船闸南至下闸二里，延祐二年二月六日兴工，五月十五日工毕；南闸南至徐州一百二十里，大德十一年二月兴工，五月十四日工毕。

三汊口闸入盐河，南至土山闸一十八里，泰定二年正月十九日兴工，四月十三日工毕。

土山闸南至三汊口闸二十五里，入盐河。

兖州闸。

堈城闸。

延祐元年二月二十日，省臣言：“江南行省起运诸物，皆由会通河以达于都，为其河浅涩，大船充塞于其中，阻碍馀船不得来往。每岁省台差人巡视，其所差官言，始开河时，止许行百五十料船，近年权势之人，并富商大贾，贪嗜货利，造三四百料或五百料船，于此河行驾，以致阻滞官民舟楫，如于沽头置小石闸一，止许行百五十料船便。臣等议，宜依所言，中书及都水监差官于沽头置小闸一，及于临清相视宜置闸处，亦置小闸一，禁约二百料之上船，不许入河行运。”从之。

至治三年四月十日，都水分监言：“会通河沛县东金沟、沽头诸处，地形高峻，旱则水浅舟涩，省部已准置二滚水隁。近延祐二年，沽头闸上增置隘闸一，以限巨舟，每经霖雨，则三闸月河、截河土隁，尽为冲决。自秋摘夫刈薪，至冬水落，或来岁春首修治，工夫浩大，动用丁夫千百，束薪十万之馀，数月方完，劳费万倍。又况延祐六年雨多水溢，月河、土隁及石闸雁翅日被冲啮，土石相离，深及数丈，其工倍多，至今未完。今若运金沟、沽头并隘闸三处见有石，于沽头月河内修隁闸一所，更将隘闸移置金沟闸月河、或沽头闸月河内，水大则大闸俱开，使水得通流，水小则闭金沟大闸，上开隘闸，沽头则闭隘闸，而启正闸行舟，如此岁省修治之费，亦可免丁夫冬寒入水之苦，诚为一劳永逸。”

移文工部，令委官与有司同议。于是差濠寨约会济宁路官相视，就问金沟闸提领周德兴，言每岁夏秋霖雨，冲失闸堤，必候水落，役夫采薪修治，不下三两月方毕，冬寒水作，苦不胜言。会验监察御史言，延祐初，元省臣亦尝请置隘闸以限巨舟，臣等议，其言当，请从之。于是议：梭板等船乃御河、江、淮可行之物，宜遣出任其所之，于金沟、沽头两闸中置隘闸二，各阔一丈，以限大船。若欲于通惠、会通河行运者，止许一百五十料，违者罪之，仍没其船。其大都、江南权势红头花船，一体不许来往。准拟拆移沽头隘闸，置于金沟大闸之南，仍作运环闸，其间空地北作滚水石堰，水涨即开大小三闸，水落即锁闭大闸，止于隘闸通舟。果有小料船及官用巨物，许申禀上司，权开大闸，仍添金沟闸板积水，以便行舟。其沽头截河土隁，依例改修石隁，尽除旧有土隁三道。金沟闸月河内创建滚水石隁，长一百七十尺，高一丈，阔一丈。沽头闸自河内修截河隁，长一百八十尺，高一丈一尺，底阔二丈，上阔一丈。

泰定四年四月，御史台臣言：“巡视河道，自通州至真、扬，会集都水分监及濒河州县官民，询考利病，不出两端，一曰壅决，二曰经行。卑职参详，自古立国，引漕皆有成式。自世祖屈群策，济万民，疏河渠，引清、济、汶、泗，立闸节水，以通燕蓟、江淮，舟楫万里，振古所无。后人笃守成规，苟能举其废坠而已，实万世无穷之利也。盖水性流变不常，久废不修，旧规渐坏，虽有智者，不能善后。以故详历考视，酌古准今，参会众议，辄有管见，倘蒙采录，责任水监，谨守勿失，能事毕矣。不穷利病之源，频岁差人，具文巡视，徒为烦扰，无益于事。都水监元立南北隘闸，各阔九尺，二百料下船梁头八尺五寸，可以入闸。愚民嗜利无厌，为隘闸所限，改造减舷添仓长船至八九十尺，甚至百尺，皆五六百料，入至闸内，不能回转，动辄浅阁，阻碍馀舟，盖缘隘闸之法，不能限其长短。今卑职至真州，问得造船作头，称过闸船梁八尺五寸船，该长六丈五尺，计二百料。由是参详，宜于隘闸下岸立石则，遇船入闸，必须验量，长不过则，然后放入，违者罪之。闸内旧有长船，立限遣出。”省下都水监，委濠寨官约会济宁路委官同历视议拟，隘闸下约八十步河北立二石则，中间相离六十五尺，如舟至彼，验量如式，方许入闸，有长者罪遣退之。又与东昌路官亲诣议拟，于元立隘闸西约一里，依已定丈尺，置石则验量行舟，有不依元料者罪之。

天历三年三月，诏谕中外：“都水监言：世祖费国家财用，开辟会通河，以通漕运。往来使臣、下番百姓，及随从使臣、各枝斡脱权势之人，到闸不候水则，恃势捶挞看闸人等，频频启放。又漕运粮船，凡遇水浅，于河内筑土坝，积水以渐行舟，以故坏闸。乞禁治事。命后诸王驸马各枝往来使臣，及斡脱权势之人、下番使臣等，并运官粮船，如到闸，依旧定例启闭，若似前不候水则，恃势捶拷守闸人等，勒令启闸，及河内用土筑坝坏闸之人，治其罪。如守闸之人，恃有圣旨，合启闸时，故意迟延，阻滞使臣客旅，欺要钱物，乃不畏常宪也。”仍令监察御史、廉访司常加体察。

**兖州闸**

兖州闸已见前。

至元二十七年四月，都漕运副使马之贞言：

准山东东西道宣慰使司牒文，相视兖州闸隁事。先于至元十二年，蒙丞相伯颜访问自江淮达大都河道，之贞乃言，宋、金以来，汶、泗相通河道，郭都水按视，可以通漕。于二十年中书省奏准，委兵部李尚书等开凿，拟修石闸十四。二十一年省委之贞与尚监察等同相视，拟修石闸八、石隁二，除已修毕外，有石闸一、石隁一、堽城石隁一，至今未修。据济州以南，徐、邳沿河纤道桥梁，二十三年添立邳州水站，移文沿河州县，修治已完。二十三年调之贞充漕运副使，委管闸接放纲船。沿河纤道，元无崩损去处，在前年例，当麻麦盛时，差官修理纤道，督责地主割刈麻麦，并滕州开决稻隁，泗源磨隁，差人于吕梁百步等谼，及济州闸监督江淮纲运船只，过谼出闸，不令阻滞客旅，苟取钱物。据新开会通并济州汶、泗相通河，非自然长流河道，于兖州立闸隁，约泗水西流，堽城立闸隁，分汶水入河，南会于济州，以六闸撙节水势，启闭通放舟楫，南通淮、泗，以入新开会通河，至于通州。

近去岁四月，江淮都漕运使司言，本司粮运，经济河至东阿交割，前者济州运司，不时移文濒河官司，修治纤道，若有缓急处所，正官取招呈省，路经历、县达鲁花赤以下就便断罪。今济州漕司革罢，其河道拨属都漕运司管领，本司粮运未到东阿，凡有阻滞，并是本司迟慢。迤南河道，从此无人管领，不时水势泛溢，堤岸摧塌，涩滞河道。又济州闸，前济州运司正官亲临监视，其押纲船户不敢分争。即目各处官司差人管领，与纲官船户各无统摄，争要水势，及搀越过闸，互相驱打，以致损坏船只，浸没官粮。拟将东阿河道拨付江淮都漕运司提调管领，庶几不误粮运。都省准焉。

又准江淮都漕运司副使言，除委官看管闸隁外，据汶、泗、堽城二闸一隁、泗河兖州闸隁、济州城南闸，乃会通河上源之喉衿，去岁流水冲坏堽城汶河土隁、兖州泗河土隁，必须移文兖州、泰安州差夫修闭。又被涨水冲破梁山一带堤隁，走泄水势，通入旧河，以致新河水小，涩粮船，乞移文断事等官，转下东平路修闭。上流拨属江淮漕运司，下流属之贞管领。若已后新河水小，直下济州监闸官，并泰安、兖州、东平修理。据兖州石闸一所、石隁一道，堽城石闸一道，合用材物已行措置完备，必须修理，虽初经之贞相视会计，即今不隶管领，乞移文江淮漕司修治。其泰安州堽城安、梁山一带堤岸，济州闸等处，虽是拨属江淮漕司，今后倘若水涨，冲坏堤隁，亦乞照会东平、济宁、泰安，如承文字，亦仰奉行。又东阿、须城界安山闸，为粮船不由旧河来往，江淮所委监闸官已去，目今无人看管，必须之贞修理，以此权委人守焉。

**校勘记**

1. 疏凿通州至〔大〕都河　据本书卷一七世祖纪至元二十九年八月丙午条补。本证已校。
2. 至西〔水〕门入都城　据下文白浮瓮山条及本书卷一六四郭守敬传补。新元史已校。
3. 其坝闸之名曰广源闸　此处当有脱文。元一统志有“凡置闸二十有四，护国仁王寺西广源闸二”。按下文例“广源闸”下当书“二”及“在护国仁王寺西”等字。
4. 海子闸在都城内　元一统志有“海子东澄清闸三”。海子闸即澄清闸，此处“闸”下当脱“三”字。
5. 郊亭闸二　元一统志有“郊亭北平津闸三”。郊亭闸即平津闸。疑此处“二”为“三”之误。
6. 通州闸二上闸在通州西门外下闸在通州南门外　此下有脱文。按下文“通州闸改名通流，河门闸改名广利，杨尹闸改名溥济”，可知通州闸与杨尹闸之间原有河门闸。元一统志有“高丽庄广利闸二”。此处疑脱“河门闸二，在高丽庄”等字。
7. （义和）〔和义〕门　据上文及本书卷五八地理志改。
8. 海（水）〔子〕岸　从北监本改。
9. 广（赋）〔武〕屯北浑河堤二百馀步将崩　按下文作“广武屯”。据改。新编已校。
10. 泰定元年二月（福）〔枢〕府臣奏　从道光本改。按元无“福府”。
11. （管）〔馆〕陶县　从道光本改。按本书卷五八地理志，濮州，领县六，有馆陶。
12. 计疏浚役夫一十　按疏浚河道，当非十人之工役。疑此处史文有误。
13. 景州吴〔桥〕县　按本书卷五八地理志，景州，领五县，有吴桥。据补。
14. 万户千奴为恐伤（淇）〔其〕屯田　按淇属卫辉路，在河南；吴桥属河间路，在河北，地区不合。“淇”为“其”字之误，今改。
15. 延祐四年六月十六日上都留守司言　按“六月十六日，上都留守司言”，不应列在“五月二十一日，留守司言”之前。且下文言“即目仲夏霖雨”，倘作“六月”，即非“仲夏”。“六月”疑当作“五月”。
16. 米四（百）〔万〕石　按本书卷一五世祖纪至元二十五年十月庚午条有“安山至临清，为渠二百六十五里，若开浚之，为工三百万，当用钞三万锭、米四万石、盐五万斤”。据改。本证已校。
17. 隘船〔闸〕南至李海务闸一百五十二里　据上下文所见“隘船闸”补。

**卷六十五 志第十七上：**

**黄河**

黄河之水，其源远而高，其流大而疾，其为患于中国者莫甚焉。前史载河决之患详矣。

世祖至元九年七月，卫辉路新乡县广盈仓南河北岸决五十馀步。八月，又崩一百八十三步，其势未已，去仓止三十步。于是委都水监丞马良弼与本路官同诣相视，差丁夫并力修完之。二十五年，汴梁路阳武县诸处，河决二十二所，漂荡麦禾房舍，委宣慰司督本路差夫修治。

成宗大德三年五月，河南省言：“河决蒲口儿等处，浸归德府数郡，百姓被灾。差官修筑计料，合修七堤二十五处，共长三万九千九十二步，总用苇四十万四千束，径尺桩二万四千七百二十株，役夫七千九百二人。”

武宗至大三年十一月，河北河南道廉访司言：

黄河决溢，千里蒙害。浸城郭，漂室庐，坏禾稼，百姓已罹其毒。然后访求修治之方，而且众议纷纭，互陈利害，当事者疑惑不决，必须上请朝省，比至议定，其害滋大，所谓不预已然之弊。大抵黄河伏槽之时，水势似缓，观之不足为害，一遇霖潦，湍浪迅猛。自孟津以东，土性疏薄，兼带沙卤，又失导泄之方，崩溃决溢，可翘足而待。

近岁亳、颍之民，幸河北徙，有司不能远虑，失于规划，使陂泺悉为陆地。东至杞县三汊口，播河为三，分杀其势，盖亦有年。往岁归德、太康建言，相次湮塞南北二汊，遂使三河之水合而为一。下流既不通畅，自然上溢为灾。由是观之，是自夺分泄之利，故其上下决溢，至今莫除。即今水势趋下，有复钜野、梁山之意。盖河性迁徙无常，苟不为远计预防，不出数年，曹、濮、济、郓蒙害必矣。

今之所谓治水者，徒尔议论纷纭，咸无良策。水监之官，既非精选，知河之利害者，百无一二。虽每年累驿而至，名为巡河，徒应故事。问地形之高下，则懵不知；访水势之利病，则非所习。既无实才，又不经练。乃或妄兴事端，劳民动众，阻逆水性，翻为后患。

为今之计，莫若于汴梁置都水分监，妙选廉干、深知水利之人，专职其任，量存员数，频为巡视，谨其防护。可疏者疏之，可堙者堙之，可防者防之。职掌既专，则事功可立。较之河已决溢，民已被害，然后卤莽修治以劳民者，乌可同日而语哉。

于是省令都水监议，检照大德十年正月省臣奏准，昨都水监陞正三品，添官二员，铸分监印，巡视御河，修缺溃，疏浅涩，禁民船越次乱行者，令拟就令分巡提点修治。本监议：“黄河泛涨，止是一事，难与会通河有坝闸漕运分监守治为比。先为御河添官降印，兼提点黄河，若使专一，分监在彼，则有妨御河公事。况黄河已有拘该有司正官提调，自今莫若分监官吏以十月往，与各处官司巡视缺破，会计工物督治，比年终完，来春分监新官至，则一一交割，然后代还，庶不相误。”

工部照大德九年黄河决徙，逼近汴梁，几至浸没。本处官司权宜开辟董盆口，分入巴河，以杀其势，遂使正河水缓，并趋支流。缘巴河旧隘，不足吞伏，明年急遣萧都水等闭塞，而其势愈大，卒无成功，致连年为害，南至归德诸处，北至济宁地分，至今不息。本部议：“黄河为害，难同馀水。欲为经远之计，非用通知古今水利之人专任其事，终无补益。河南宪司所言详悉，今都水监别无他见，止依旧例议拟未当。如量设官，精选廉干奉公、深知地形水势者，专任河防之职，往来巡视，以时疏塞，庶可除害。”省准令都水分监官专治河患，任满交代。

仁宗延祐元年八月，河南等处行中书省言：“黄河涸露旧水泊污池，多为势家所据，忽遇泛溢，水无所归，遂致为害。由此观之，非河犯人，人自犯之。拟差知水利都水监官，与行省廉访司同相视，可以疏辟堤障，比至泛溢，先加修治，用力少而成功多。又汴梁路睢州诸处，决破河口数十，内开封县小黄村计会月堤一道，都水分监修筑障水堤隁，所拟不一，宜委请行省官与本道宪司、汴梁路都水分监官及州县正官，亲历按验，从长讲议。”由是委太常丞郭奉政、前都水监丞边承务、都水监卿朵儿只、河南行省石右丞、本道廉访副使站木赤、汴梁判官张承直，上自河阴，下至陈州，与拘该州县官一同沿河相视。开封县小黄村河口，测量比旧浅减六尺。陈留、通许、太康旧有蒲苇之地，后因闭塞西河、塔河诸水口，以便种莳，故他处连年溃决。

各官公议：“治水之道，惟当顺其性之自然。尝闻大河自阳武、胙城，由白马河间，东北入海。历年既久，迁徙不常。每岁泛溢两岸，时有冲决，强为闭塞，正及农忙，科桩梢，发丁夫，动至数万，所费不可胜纪，其弊多端，郡县嗷嗷，民不聊生。盖黄河善迁徙，惟宜顺下疏泄。今相视上自河阴，下抵归德，经夏水涨，甚于常年，以小黄口分泄之故，并无冲决，此其明验也。详视陈州，最为低洼，濒河之地，今岁麦禾不收，民饥特甚。欲为拯救，奈下流无可疏之处。若将小黄村河口闭塞，必移患邻郡。决上流南岸，则汴梁被害；决下流北岸，则山东可忧。事难两全，当遗小就大。如免陈村差税，赈其饥民，陈留、通许、太康县被灾之家，依例取勘赈恤，其小黄村河口仍旧通流外，据修筑月堤，并障水堤，闭河口，别难拟议。”于是凡汴梁所辖州县河堤，或已修治，及当疏通与补筑者，条列具备。

至五年正月，河北河南道廉访副使奥屯言：“近年河决杞县小黄村口，滔滔南流，莫能御遏，陈、颍濒河膏腴之地浸没，百姓流散。今水迫汴城，远无数里，傥值霖雨水溢，仓卒何以防御。方今农隙，宜为讲究，使水归故道，达于江、淮，不惟陈、颍之民得遂其生，窃恐将来浸灌汴城，其害匪轻。”于是大司农司下都水监移文汴梁分监修治，自六年二月十一日兴工，至三月九日工毕，总计北至槐疙疸两旧堤，南至窑务汴堤，通长二十里二百四十三步。创修护城堤一道，长七千四百四十三步。下地修堤，下广十六步，上广四步，高一丈，六十尺为一工。堤东二十步外取土，内河沟七处，深浅高下阔狭不一，计工二十五万三千六百八十，用夫八千四百五十三，除风雨妨工，三十日毕。内流水河沟，南北阔二十步，水深五尺。河内修堤，底阔二十四步，上广八步，高一丈五尺，积十二万尺，取土稍远，四十尺为一工，计三万工，用夫百人。每步用大桩二，计四十，各长一丈二尺，径四寸。每步杂草千束，计二万。每步签桩四，计八十，各长八尺，径三寸。水手二十，木匠二，大船二艘，梯䦆一副，绳索毕备。

七年七月，汴梁路言：“荥泽县六月十一日河决塔海庄东堤十步馀，横堤两重，又缺数处。二十三日夜，开封县苏村及七里寺复决二处。”本省平章站马赤亲率本路及都水监官，并工修筑，于至治元年正月兴工，修堤岸四十六处，该役一百二十五万六千四百九十四工，凡用夫三万一千四百一十三人。

文宗至顺元年六月，曹州济阴县河防官本县尹郝承务言：“六月五日，魏家道口黄河旧堤将决，不可修筑，以此差募民夫，创修护水月堤，东西长三百九步，下阔六步，高一丈。又缘水势瀚漫，复于近北筑月堤，东西长一千馀步，下广九步，其功未竟。至二十一日，水忽泛溢，新旧三堤一时咸决，明日外堤复坏，急率民闭塞，而湍流迅猛，有蛇时出没于中，所下桩土，一扫无遗。又旧堤岁久，多有缺坏，差夫并工筑成二十馀步。其魏家道口缺堤，东西五百馀步，深二丈馀，外堤缺口，东西长四百馀步。又磨子口护水堤，低薄不足御水，东西长一千五百步。魏家道口卒未易修，先差夫补筑。磨子口七月十六日兴工，二十八日工毕。二十二日，按视至朱从马头西，旧堤缺坏，东西长一百七十馀步，计料堤外贴筑五步，增高一丈二尺，与旧堤等，上广二步。于磨子口修堤夫内，摘差三百一十人，于是月二十三日入役，至闰七月四日工毕。”

郝承务又言：“魏家道口塼堌等村，缺破堤隁，累下桩土，冲洗不存，若复闭筑，缘缺堤周回皆泥淖，人不可居，兼无取土之处。又沛郡安乐等保，去岁旱灾，今复水涝，漂禾稼，坏室庐，民皆缺食，难于差倩。其不经水害村保民人，先已遍差补筑黄家桥、磨子口诸处堤隁，似难重役。如候秋凉水退，倩夫经理，庶苏民力。今冲破新旧堤七处，共长一万二千二百二十八步，下广十二步，上广四步，高一丈二尺，计用夫六千三百四人，桩九百九十，苇箔一千三百二十，草一万六千五束。六十尺为一工，无风雨妨工，度五十日可毕。”本县准言，至八月三十日差夫二千四百二十，关请郝承务督役。

郝承务又言：“九月三日兴工修筑，至十八日大风，十九日雨，二十四日复雨，缘此辛马头、孙家道口障水堤隁又坏，计工役倍于元数，移文本县，添差二千人同筑。二十六日，元与（武成）〔成武〕、定陶二县分筑魏家道口八百二十步修完。[1]十月二日，至辛马头、孙家道口，从实丈量元缺堤，南北阔一百四十步，内水地五十步，深者至二丈，浅者不下八九尺，依元料用桩箔补筑，至七日完。又于本处创筑月堤一道，西北东南斜长一千六百二十七步，内（武成）〔成武〕、定陶分筑一百五十步，实筑一千四百七十七步，外有元料堌头魏家道口外堤未筑。即欲兴工，缘冬寒土冻，拟候来春，并工修理，官民两便。”

**济州河**

济州河者，新开以通漕运也。

世祖至元十七年七月，耿参政、阿里尚书奏：“为姚演言开河事，令阿合马与耆旧臣集议，以钞万锭为佣直，仍给粮食。”世祖从之。十八年九月，中书丞相火鲁火孙等奏：“姚总管等言，请免益都、淄莱、宁海三州一岁赋，入折佣直，以为开河之用。平章阿合马与诸老臣议，以为一岁民赋虽多，较之官给佣直，行之甚便。”遂从之。十月。火鲁火孙等奏：“阿八失所开河，经济州，而其地又有一河，傍有民田，开之甚便。臣等议，若开此河，阿八失所管一方屯田，宜移之他处，不阻水势。”世祖令移之。十二月，差奥鲁赤、刘都水及精算数者一人，给宣差印，往济州，定开河夫役。令大名、卫州新附军亦往助工。

三十一年，御史台言：“胶、莱海道浅涩，不能行舟。”台官玉速帖木儿奏：“阿八失所开河，省遣牙亦速失来，谓漕船泛河则失少，泛海则损多。”既而漕臣囊加䚟、万户孙伟又言：“漕海舟疾且便。”右丞麦术丁又奏：“斡奴兀奴䚟凡三移文，言阿八失所开河，益少损多，不便转漕。水手军人二万，舟千艘，见闲不用，如得之，可岁漕百万石。昨奉旨，候忙古䚟来共议，海道便，则阿八失河可废。今忙古䚟已自海道运粮回，有一二南人，自愿运粮万石，已许之。”囊加䚟、孙万户复请用军验试海运。省院官暨众议：“阿八失河所用水手五千、军五千、船千艘，畀扬州省教习漕运。今拟以此水手军人，就用平滦船，从利津海漕运。”世祖从之。阿八失所开河遂废。 滏河 滏河者，引滏水以通洺州城濠者也。

至元五年十月，洺磁路言：“洺州城中，井泉咸苦，居民食用，多作疾，且死者众。请疏涤旧渠，置坝闸，引滏水分灌洺州城濠，以济民用。计会河渠东西长九百步，阔六尺，深三尺，二尺为工，役工四百七十五，民自备用器，岁二次放闸，且不妨漕事。”中书省准其言。

广济渠

广济渠在怀孟路，引沁水以达于河。

世祖中统二年，提举王允中、大使杨端仁奉诏开河渠，凡募夫千六百五十一人，内有相合为夫者，通计使水之家六千七百馀户，一百三十馀日工毕。所修石隁，长一百馀步，阔三十馀步，高一丈三尺。石斗门桥，高二丈，长十步，阔六步。渠四道，长阔不一，计六百七十七里，经济源、河内、河阳、温、武陟五县，村坊计四百六十三处。渠成甚益于民，名曰广济。三年八月，中书省臣忽鲁不花等奏：“广济渠司言，沁水渠成，今已验工分水，恐久远权豪侵夺。”乃下诏依本司所定水分，已后诸人毋得侵夺。

至文宗天历三年三月，怀庆路同知阿合马言：“天久亢旱，夏麦枯槁，秋谷种不入土，民匮于食。近因访问耆老，咸称（舟）〔丹〕水浇溉近山田土，[2]居民深得其利，有沁水亦可溉田，中统间王学士亦为天旱，奉诏开此渠，募自愿人户，于太行山下沁口古迹，置分水渠口，开濬大河四道，历温、陟入黄河，约五百馀里，渠成名曰广济。设官提调，遇旱则官为斟酌，验工多寡，分水浇溉，济源、河内、河阳、温、武陟五县民田三千馀顷咸受其赐。二十馀年后，因豪家截河起隁，立碾磨，壅遏水势。又经霖雨，渠口淤塞，堤隁颓圮。河渠司寻亦革罢，有司不为整治，因致废坏。今五十馀年，分水渠口及旧渠迹，俱有可考，若蒙依前浚治，引水溉田，于民大便。可令河阳、河内、济源、温、武陟五县使水人户，自备工力，疏通分水渠口，立闸起隁，仍委谙知水利之人，多方区画。遇旱，视水缓急，撤闸通流，验工分水以灌溉；若霖雨泛涨，闭闸退还正流。禁治不得截水置碾磨，栽种稻田。如此，则涝旱有备，民乐趋利。请移文孟州、河内、武陟县委官讲议。”

寻据孟州等处申，亲诣沁口，谘询耆老，言旧日沁水正河内筑土隁，遮水入广济渠，岸北虽有减水河道，不能吞伏，后值霖雨，荡没田禾，以此堵闭。今若枋口上连土岸，及于浸水正河置立石隁，与枋口相平，如遇水溢，闭塞闸口，使水漫流石隁，复还本河，又从减水河分杀其势，如此庶不为害。约会河阳、武陟县尹与耆老等议，若将旧广济渠依前开濬，减水河亦增开深阔，禁安磨碾，设立闸隁，自下使水，遇旱放闸浇田，值涝闭闸退水，公私便益。怀庆路备申工部牒，都水监回文本路，委官相视施行。

**三白渠**

京兆旧有三白渠，自元伐金以来，渠隁缺坏，土地荒芜。陕西之人虽欲种莳，不获水利，赋税不足，军兴乏用。

太宗之十二年，梁泰奏：“请差拨人户牛具一切种莳等物，修成渠隁，比之旱地，其收数倍，所得粮米，可以供军。”太宗准奏，就令梁泰佩元降金牌，充宣差规措三白渠使，郭时中副之，直隶朝廷，置司于云阳县。所用种田户及牛畜，别降旨，付塔海绀不于军前应副。是月，敕喻塔海绀不：“近梁泰奏修三白渠事，可于汝军前所获有妻少壮新民，量拨二千户，及木工二十人，官牛内选肥腯齿小者一千头，内乳牛三百，以畀梁泰等。如不敷，于各千户、百户内贴补，限今岁十一月内交付数足，趁十二月入工。其耕种之人，所收之米，正为接济军粮。如发遣人户之时，或阙少衣装，于各千户、百户内约量支给，差军护送出境，沿途经过之处，亦为防送，毋致在逃走逸。验路程给以行粮，大口一升，小者半之。”

**洪口渠**

洪口渠在奉元路。

英宗至治元年十月，陕西屯田府言：

自秦、汉至唐、宋，年例八月差使水户，自泾阳县西仲山下截河筑洪隁，改泾水入白渠，下至泾阳县北白公斗，分为三限，并平石限，盖五县分水之要所。北限入三原、栎阳、云阳，中限入高陵，南限入泾阳，浇溉官民田七万馀亩。近至大三年，陕西行台御史王承德言，泾阳洪口展修石渠，为万世之利。由是会集奉元路三原、泾阳、临潼、高陵诸县，洎泾阳、渭南、栎阳诸屯官及耆老议，如准所言，展修石渠八十五步，计四百二十五尺，深二丈，广一丈五尺。计用石十二万七千五百尺，人日采石积方一尺，工价二两五钱，石工二百，丁夫三百，金火匠二，用火焚水淬，日可凿石五百尺，二百五十五日工毕。官给其粮食用具，丁夫就役使水之家，顾匠佣直使水户均出。

陕西省议，计所用钱粮，不及二年之费，可谓一劳永逸，准所言便。都省准委屯田府达鲁花赤只里赤督工，自延祐元年二月十日发夫匠入役，至六月十九日委官言，石性坚厚，凿仅一丈，水泉涌出，近前续展一十七步，石积二万五千五百尺，添夫匠百人，日凿六百尺，二百四十二日可毕。

文宗天历二年三月，屯田总管兼管河渠司事郭嘉议言：“去岁六月三日骤雨，泾水泛涨，元修洪隁及小龙口尽圮。水归泾，白渠内水浅。为此计用十四万九千五百十一工，役丁夫一千六百，度九十三日毕。于使水户内差拨，每夫就持麻一斤，铁一斤，系囤取泥索各一，长四十尺，草苫一，长七尺，厚二寸。”

陕西省准屯田府照，洪口自秦至宋一百二十激，经由三限，自泾阳下至临潼五县，分流浇溉民田七万馀顷，验田出夫千六百人，自八月一日修隁，至十月放水溉田，以为年例。近因奉元亢旱，五载失稔，人皆相食，流移疫死者十七八。今差夫又令就出用物，实不能办集。窃详泾阳水利，虽分三限引水溉田，缘三原等县地理遥远，不能依时周遍，泾阳北近，俱在上限，并南限中限，用水最便。今次修隁，除见在户依例差役，其逃亡之家合出夫数，宜令泾阳县近限水利户添差一人，官日给米一升，并工修治。省准出钞八百锭，委耀州同知李承事，洎本府总管郭嘉议及各处正官，计工役，照时直籴米给散。李承事督夫修筑，至十一月十六日毕。

**扬州运河**

运河在扬州之北。宋时尝设军疏涤，世祖取宋之后，河渐壅塞。至元末年，江淮行省尝以为言，虽有旨濬治，有司奉行，未见实效。

仁宗延祐四年十一月，两淮运司言：“盐课甚重，运河浅涩无源，止仰天雨，请加修治。”明年二月，中书移文河南省，选官洎运司有司官相视，会计工程费用。于是河南行省委都事张奉政及淮东道宣慰司官、运司官，会州县仓场官，遍历巡视集议：河长二千三百五十里，有司差濒河有田之家，顾倩丁夫，开修一千八百六十九里；仓场盐司不妨办课，协济有司，开修四百八十二里。

运司言：“近岁课额增多，而船灶户日益贫苦，宜令有司通行修治，省减官钱。”省臣奏准：诸色户内顾募丁夫万人，日支盐粮钱二两，计用钞二万锭，于运司盐课及减驳船钱内支用。差官与都水监、河南行省、淮东宣慰司官专董其事，廉访司体察，枢密院遣官镇遏，乘农隙并工疏治。

**练湖**

练湖在镇江。元有江南之后，豪势之家于湖中筑堤围田耕种，侵占既广，不足受水，遂致泛溢。世祖末年，参政暗都剌奏请依宋例，委人提调疏治，其侵占者验亩加赋。

至治三年十二月，省臣奏：“江浙行省言，镇江运河全藉练湖之水为上源，官司漕运，供亿京师，及商贾贩载，农民来往，其舟楫莫不由此。宋时专设人夫，以时修濬。练湖潴蓄潦水，若运河浅阻，开放湖水一寸，则可添河水一尺。近年淤浅，舟楫不通，凡有官物，差民运递，甚为不便。委官相视，疏治运河，自镇江路至吕城坝，长百三十一里，计役夫万五百十三人，六十日可毕。又用三千馀人浚涤练湖，九十日可完。人日支粮三升、中统钞一两。行省、行台分官监督。所用船物，今岁预备，来春兴工。合行事宜，依江浙行省所拟。”既得旨，都省移文江浙行省，委参政董中奉率合属正官，亲临督役。

于是董中奉言：“所委前都水少监崇明州知州任奉政、镇江路总管毛中议等议：练湖、运河此非一事，宜依假山诸湖农民取泥之法，用船千艘，船三人，用竹䈒捞取淤泥，日可三载，月计九万载，三月之间，通取二十七万载，就用所取泥增筑湖岸。自镇江在城程公坝，至常州武进县吕城坝，河长百三十一里一百四十六步，拟开河面阔五丈，底阔三丈，深四尺，与见有水二尺，可积深六尺。所役夫于平江、镇江、常州、江阴州及建康路所辖溧阳州田多上户内差倩。若濬湖开河，二役并兴，卒难办集。宜趁农隙，先开运河，工毕就濬练湖。”省准所言，与都事王征事等于泰定元年正月至镇江丹阳县，洎各监工官沿湖相视，上湖沙冈黄土，下湖茭根丛杂，泥亦坚硬，不可䈒取。又议两役并兴，相离三百馀里，往来监督，供给为难，愿以所督夫一万三千五百十二人，先开运河，期四十七日毕，次濬练湖，二十日可完。继有江南行台侍御史及浙西廉访司副使俱至，乃议首事运河，备文咨禀，遂于是月十七日入役。

二月十八日，省臣奏：“开濬运河、练湖，重役也，宜依行省所议，仍令便宜从事。”后各监工官言：“已分运河作三坝，依元料深阔丈尺开浚，至三月四日工毕。数内平江昆山、嘉定二州，实役二十六日，常熟、吴江二州，长洲、吴县，实役二十八日，馀皆役三十日，已于三月七日积水行舟。”又监修练湖官言：“任奉议指划元料，增筑堤隁及旧有土基，共增阔一丈二尺，平面至高底滩脚，增筑共量斜高二丈五尺。依中隁西石鿎东旧堤卧羊滩修筑，如旧堤高阔已及所料之上者，遇有崩缺，修筑令完。中隁西石鿎至五百婆堤西上增高土一尺，有缺亦补之。五百婆堤至马林桥堤水势稍缓，不须修治，其堤底间有渗漏者，窒塞之。三月六日破土，九日入役，至十一日工毕，实役三日。归勘任少监元料，开运河夫万五百十三人，六十日毕，濬练湖夫三千人，九十日毕，人日支钞一两、米三升，共该钞万八千一十四锭二十两，米二万七千二十一石六斗，实征夫万三千五百十二人，共役三十三日，支钞八千六百七十九锭三十六两，粮万三千十九石五斗八升。比附元料，省钞九千三百三十四锭三十四两，粮万四千二石二升。其练湖未毕，相视地形水势再议。”

参政董中奉又言：“练湖旧有湖兵四十三人，添补五十七名，共百人，于本路州县苗粮三石之下、二石之上差充，专任修筑湖岸。设提领二员、壕寨二人、司吏三人，于有出身人内选用。”工部议：“练湖所设提领人等印信，即同湖兵，宜咨本省遍行议拟。”又镇江路言：“运河、练湖今已开濬，若不设法关防，徒劳民力。除关本路达鲁花赤兀鲁失海牙总治其事，同知哈散、知事程郇专管启闭斗门。”行省从之。

吴松江

浙西诸山之水受之太湖，下为吴松江，东汇淀山湖以入海，而潮汐来往，逆涌浊沙，上湮河口，是以宋时设置撩洗军人，专掌修治。元既平宋，军士罢散，有司不以为务，势豪租占为荡为田，州县不得其人，辄行许准，以致湮塞不通，公私俱失其利久矣。

至治三年，江浙省臣方以为言，就委嘉兴路治中高朝列、湖州路知事丁将仕同本处正官，体究旧曾疏濬通海故道，及新生沙涨碍水处所，商度开涤图呈。据丁知事等官按视讲究，合开濬河道五十五处。内常熟州九处，十三段，该工百三十二万一千五百六十二，昆山州十一处，九十五里，用工二万七千四，日役夫四百五十六，宜于本州有田一顷之上户内，验田多寡，算量里步均派，自备粮赴功疏濬。正月上旬兴工，限六十日工毕，二年一次举行。嘉定州三十五处，五百三十八里，该工百二十六万七千五十九，日支粮一升，计米万二千六百七十石五斗九升，日役夫二万一千一百一十七，六十日毕。工程浩大，米粮数多，乞依年例，劝率附河有田用水之家，自备口粮，佃户佣力开濬。奈本州连年被灾，今岁尤甚，力有不逮，宜从上司区处。

高治中会集松江府各州县官按视，议合濬河渠，华亭县九处，计五百二十八里，该工九百六十八万四千八百八十二，役夫十六万一千四百一十四，人日支粮二升，计米十九万三千六百九十七石六斗四升。上海县十四处，计四百七十一里，该工千二百三十六万八千五十二，日役夫二万六千一百三十四，人日支粮二升，计二十四万七千三百六十一石四升，六十日工毕。官给之粮，佣民疏治。如下年丰稔，劝率有田之家，五十亩出夫一人，十亩之上验数合出，止于本保开濬。其权势之家，置立鱼断并沙涂栽苇者，依上出夫。

其上海、嘉定连年旱涝，皆缘河口湮塞，旱则无以灌溉，涝则不能流泄，累致凶歉，官民俱病。至元三十年以后，两经疏辟，稍得丰稔。比年又复壅闭，势家愈加租占，虽得征赋，实失大利。上海县岁收官粮一十七万石，民粮三万馀石，略举似延祐七年灾伤五万八千七百馀石，至治元年灾伤四万九千馀石，二年十万七千馀石，水旱连年，殆无虚岁，不惟亏欠官粮，复有赈贷之费。近委官相视地形，讲议疏濬，其通海大江，未易遽治；旧有河港联络官民田土之间、藉以灌溉者，今皆填塞，必须疏通，以利耕种。欲令有田人户自为开濬，而工役浩繁，民力不能独成。由是议，上海、嘉定河港，宜令本处所管军民站灶僧道诸色有田者，以多寡出夫，自备粮（作）〔修〕治，[3]州县正官督役。其豪势租占荡田、妨水利者，并与除辟。本处民田税粮全免一年，官租减半。今秋收成，下年农隙举行。行省、行台、廉访司官巡镇。外据华亭、昆山、常熟州河港，比上海、嘉定缓急不同，难为一体，从各处劝农正官督有田之家，备粮并工修治。若遽兴工，阴阳家言癸亥年动土有忌，预为咨禀可否。

至泰定元年十月十九日，右丞相旭迈杰等奏：“江浙省言，吴松江等处河道壅塞，宜为疏涤，仍立闸以节水势。计用四万馀人，今岁十二月为始，至正月终，六十日可毕，用二万馀人，二年可毕。其丁夫于旁郡诸色户内均差，依练湖例，给佣直粮食。行省、行台、廉访司并有司官同提调。臣等议，此事官民两便，宜从其请。若丁夫有馀，止令一年毕。命脱欢答剌罕诸臣同提调，专委左丞朵儿只班及前都水任少监董役。”得旨，移文行省，准拟疏治。江浙省下各路发夫入役，至二年闰正月四日工毕。

**淀山湖**

太湖为浙西巨浸，上受杭、湖诸山之水，潴蓄之馀，分汇为淀山湖，东流入海。

世祖末年，参政暗都剌言：“此湖在宋时委官差军守之，湖旁馀地，不许侵占，常疏其壅塞，以泄水势。今既无人管领，遂为势豪绝水筑堤，绕湖为田。湖狭不足潴蓄，每遇霖潦，泛溢为害。昨本省官忙古䚟等兴言疏治，因受曹总管金而止。张参议、潘应武等相继建言，识者咸以为便。臣等议，此事可行无疑。然虽军民相参，选委廉干官提督，行省山住子、行院董八都儿子、行台哈剌䚟令亲诣相视，会计合用军夫拟禀。”世祖曰：“利益美事，举行已晚，其行之。”既而平章铁哥言：“委官相视，计用夫十二万，百日可毕。昨奏军民共役，今民丁数多，不须调军。”世祖曰：“有损有益，咸令均齐，毋自疑惑，其均科之。”

至元三十一年，世祖崩，成宗即位。平章铁哥奏：“太湖、淀山湖昨尝奏过先帝，差倩民夫二十万疏掘已毕。今诸河日受两潮，渐致沙涨，若不依旧宋例，令军屯守，必致坐隳成功。臣等议，常时工役拨军，枢府犹且吝惜，屯守河道用军八千，必辞不遣。淀山湖围田赋粮二万石，就以募民夫四千，调军士四千与同屯守。立都水防田使司，职掌收捕海贼，修治河渠围田。”命伯颜察儿暨枢密院议毕闻奏。于是枢府言：“尝奏淀山湖在宋时设军屯守，范殿帅、朱、张辈必知其故，拟与省官集议定禀奏，有旨从之。乃集枢府官及范殿帅等（兵）〔共〕议。[4]朱、张言：‘宋时屯守河道，用手号军，大处千人，小处不下三四百，隶巡检司管领。’范殿帅言：‘差夫四千，非动摇四十万户不可，若令五千军屯守，就委万户一员提调，事或可行。’臣等亦以为然，与都水巡防万户府职名，俾隶行院。”枢府官又言：“若与知源委之人询其详，候至都定议。”从之。

**盐官州海塘**

盐官州去海岸三十里，旧有捍海塘二，后又添筑咸塘，在宋时亦尝崩陷。成宗大德三年，塘岸崩，都省委礼部郎中游中顺，洎本省官相视。虚沙复涨，难于施力。至仁宗延祐己未、庚申间，海汛失度，累坏民居，陷地三十馀里。其时省宪官共议，宜于州后北门添筑土塘，然后筑石塘，东西长四十三里，后以潮汐沙涨而止。

至泰定即位之四年二月间，风潮大作，冲捍海小塘，坏州郭四里。杭州路言：“与都水庸田司议，欲于北地筑塘四十馀里，而工费浩大，莫若先修咸塘，增其高阔，填塞沟港，且濬深近北备塘濠堑，用桩密钉，庶可护御。”江浙省准下本路修治。都水庸田司又言：“宜速差丁夫，当水入冲堵闭，其不敷工役，于仁和、钱塘及嘉兴附近州县诸色人户内斟酌差倩，即目沦没不已，旦夕诚为可虑。”工部议：“海岸崩摧重事也，宜移文江浙行省，督催庸田使司、盐运司及有司发丁夫修治，毋致侵犯城郭，贻害居民。”五月五日，平章秃满迭儿、茶乃、史参政等奏：“江浙省四月内，潮水冲破盐官州海岸，令庸田司官征夫修堵，又令僧人诵经，复差人令天师致祭。臣等集议，世祖时海岸尝崩，遣使命天师祈祀，潮即退，今可令直省舍人伯颜奉御香，令天师依前例祈祀。”制曰“可”。既而杭州路又言：“八月以来，秋潮汹涌，水势愈大，见筑沙地塘岸，东西八十馀步，造木柜石囤以塞其要处。本省左丞相脱欢等议，安置石囤四千九百六十，抵御锼啮，以救其急，拟比浙江立石塘，可为久远。计工物，用钞七十九万四千馀锭，粮四万六千三百馀石，接续兴修。”

致和元年三月，省臣奏：“江浙省并庸田司官修筑海塘，作竹籧篨，内实以石，鳞次垒叠以御潮势，今又沦陷入海，见图修治，傥得坚久之策，移文具报。臣等集议，此重事也，旦夕驾幸上都，分官扈从，不得圆议。今差户部尚书李家奴、工部尚书李嘉宾、枢密院属卫指挥青山、副使洪灏、宣政佥院南哥班与行省左丞相脱欢及行台、行宣政院、庸田使司诸臣，会议修治之方。合用军夫，除戍守州县关津外，酌量差拨，从便添支口粮。合役丁力，附近有田之民，及僧、道、也里可温、答夫蛮等户内点倩。凡工役之时，诸人毋或沮坏，违者罪之。合行事务，提调官移文禀奏施行。”有旨从之。四月二十八日，朝廷所委官，洎行省台院及庸田司等官议：“大德、延祐欲建石塘未就。泰定四年春，潮水异常，增筑土塘，不能抵御，议置板塘，以水涌难施工，遂作籧篨木柜，间有漂沉，欲踵前议，叠石塘以图久远。为地脉虚浮，比定海、浙江、海盐地形水势不同，由是造石囤于其坏处叠之，以救目前之急。已置石囤二十九里馀，不曾崩陷，略见成效。”庸田司与各路官同议，东西接垒石囤十里，其六十里塘下旧河，就取土筑塘，凿东山之石以备崩损。

文宗天历元年十一月，都水庸田司言：“八月十日至十九日，正当大汛，潮势不高，风平水稳。十四日，祈请天妃入庙，自本州岳庙东海北护岸鳞鳞相接。十五日至十九日，海岸沙涨，东西长七里馀，南北广或三十步、或数十百步，渐见南北相接。西至石囤，已及五都，修筑捍海塘与盐塘相连，直抵岩门，障御石囤。东至十一都六十里塘，东至东大尖山嘉兴、平湖三路所修处海口。自八月一日至二日，探海二丈五尺。至十九日、二十日探之，先二丈者今一丈五尺，先一丈五尺者今一丈。西自六都仁和县界赭山、雷山为首，添涨沙涂，已过五都四都，盐官州廊东西二都，沙土流行，水势俱浅。二十日，复巡视自东至西岸脚涨沙，比之八月十七日渐增高阔。二十七日至九月四日大汛，本州岳庙东西，水势俱浅，涨沙东过钱家桥海岸，元下石囤木植，并无颓圮，水息民安。”于是改盐官州曰海宁州。

**龙山河道**

龙山河在杭州城外，岁久淤塞。武宗至大元年，江浙省令史裴坚言：“杭州钱塘江，近年以来，为沙涂壅涨，潮水远去，离北岸十五里，舟楫不能到岸。商旅往来，募夫搬运十七八里，使诸物翔涌，生民失所，递运官物，甚为烦扰。访问宋时并江岸有南北古河一道，名龙山河，今浙江亭南至龙山闸约一十五里，粪壤填塞，两岸居民间有侵占。迹其形势，宜改修运河，开掘沙土，对闸搬载，直抵浙江，转入两处市河，免担负之劳，生民获惠。”省下杭州路相视，钱塘县城南上隅龙山河至横河桥，委系旧河，居民侵占，起建房屋，若疏辟以接运河，公私大便。计工十五万七千五百六十六，日役夫五千二百五十二，度可三十日毕。所役夫于本路录事司、仁和、钱塘县富实之家差倩，就持筐檐锹䦆应役。人日支官粮二升，该米三千一百五十一石三斗二升。河长九里三百六十二步，造石桥八，立上下二闸，计用钞一百六十三锭二十三两四钱七分七釐。省准咨请丞相脱脱总治其事，于仁宗延祐三年三月七日兴工，至四月十八日工毕。

**校勘记**

1. 元与（武成）〔成武〕定陶二县分筑魏家道口八百二十步修完　本书卷五八地理志，曹州，领县五，有成武、定陶。元无“武成县”建置，而另有武城县则属高唐州，非黄河所经流。此处“武成”为“成武”之倒误，今改正。下同。
2. 咸称（舟）〔丹〕水浇溉近山田土　从道光本改。按读史方舆纪要，泽州丹水下流入于沁河。
3. 自备粮（作）〔修〕治　从殿本改。
4. 乃集枢府官及范殿帅等（兵）〔共〕议　从道光本改。

**卷六十六 第十七下**

**黄河**

至正四年夏五月，大雨二十馀日，黄河暴溢，水平地深二丈许，北决白茅堤。六月，又北决金堤。并河郡邑济宁、单州、虞城、砀山、金乡、鱼台、丰、沛、定陶、楚丘、武城，[1]以至曹州、东明、钜野、郓城、嘉祥、汶上、任城等处皆罹水患，民老弱昏垫，壮者流离四方。水势北侵安山，沿入会通、运河，延袤济南、河间，将坏两漕司盐场，妨国计甚重。省臣以闻，朝廷患之，遣使体量，仍督大臣访求治河方略。

九年冬，脱脱既复为丞相，慨然有志于事功，论及河决，即言于帝，请躬任其事，帝嘉纳之。乃命集群臣议廷中，而言人人殊，唯都漕运使贾鲁，昌言必当治。先是，鲁尝为山东道奉使宣抚首领官，循行被水郡邑，具得修捍成策，后又为都水使者，奉旨诣河上相视，验状为图，以二策进献。一议修筑北堤以制横溃，其用功省；一议疏塞并举，挽河使东行以复故道，其功费甚大。至是复以二策对，脱脱韪其后策。议定，乃荐鲁于帝，大称旨。

十一年四月初四日，下诏中外，命鲁以工部尚书为总治河防使，进秩二品，授以银印。发汴梁、大名十有三路民十五万人，庐州等戌十有八翼军二万人供役，一切从事大小军民，咸禀节度，便宜兴缮。是月二十二日鸠工，七月疏凿成，八月决水故河，九月舟楫通行，十一月水土工毕，诸埽诸堤成。河乃复故道，南汇于淮，又东入于海。帝遣贵臣报祭河伯，召鲁还京师，论功超拜荣禄大夫、集贤大学士，其宣力诸臣迁赏有差。赐丞相脱脱世袭答剌罕之号，特命翰林学士承旨欧阳玄制河平碑文，以旌劳绩。

玄既为河平之碑，又自以为司马迁、班固记河渠沟洫，仅载治水之道，不言其方，使后世任斯事者无所考则，乃从鲁访问方略，及询过客，质吏牍，作至正河防记，欲使来世罹河患者按而求之。其言曰：

治河一也，有疏、有濬、有塞，三者异焉。酾河之流，因而导之，谓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谓之濬。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谓之塞。疏濬之别有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减水河。生地有直有纡，因直而凿之，可就故道。故道有高有卑，高者平之以趋卑，高卑相就，则高不壅，卑不潴，虑夫壅生溃，潴生堙也。河身者，水虽通行，身有广狭。狭难受水，水（溢）〔益〕悍，[2]故狭者以计辟之；广难为岸，岸善崩，故广者以计御之。减水河者，水放旷则以制其狂，水隳突则以杀其怒。

治堤一也，有创筑、修筑、补筑之名，有剌水堤，有截河堤，有护岸堤，有缕水堤，有石船堤。

治埽一也，有岸埽、水埽，有龙尾、栏头、马头等埽。其为埽台及推卷、牵制、薶挂之法，有用土、用石、用铁、用草、用木、用杙、用絙之方。

塞河一也，有缺口，有豁口，有龙口。缺口者，已成川。豁口者，旧常为水所豁，水退则口下于堤，水涨则溢出于口。龙口者，水之所会，自新河入故道之潀也。

此外不能悉书，因其用功之次第，而就述于其下焉。

其濬故道，深广不等，通长二百八十里百五十四步而强。功始自白茅，长百八十二里。继自黄陵冈至南白茅，辟生地十里。口初受，广百八十步，深二丈有二尺，已下停广百步，高下不等，相折深二丈及泉。曰停、曰折者，用古算法，因此推彼，知其势之低昂，相准折而取匀停也。南白茅至刘庄村，接入故道十里，通折垦广八十步，深九尺。刘庄至专固，百有二里二百八十步，通折停广六十步，深五尺。专固至黄固，垦生地八里，面广百步，底广九十步，高下相折，深丈有五尺。黄固至哈只口，长五十一里八十步，相折停广垦六十步，深五尺。乃濬凹里减水河，通长九十八里百五十四步。凹里村缺河口生地，长三里四十步，面广六十步，底广四十步，深一丈四尺。自凹里生地以下旧河身至张赞店，长八十二里五十四步。上三十六里，垦广二十步，深五尺；中三十五里，垦广二十八步，深五尺；下十里二百四十步，垦广二十六步，深五尺。张赞店至杨青村，接入故道，垦生地十有三里六十步，面广六十步，底广四十步，深一丈四尺。

其塞专固缺口，修堤三重，并补筑凹里减水河南岸豁口，通长二十里三百十有七步。其创筑河口前第一重西堤，南北长三百三十步，面广二十五步，底广三十三步，树置桩橛，实以土牛、草苇、杂梢相兼，高丈有三尺，堤前置龙尾大埽。言龙尾者，伐大树连梢系之堤旁，随水上下，以破啮岸浪者也。筑第二重正堤，并补两端旧堤，通长十有一里三百步。缺口正堤长四里。两堤相接旧堤，置桩堵闭河身，长百四十五步，用土牛、草苇、梢土相兼修筑，底广三十步，修高二丈。其岸上土工修筑者，长三里二百十有五步有奇，高广不等，通高一丈五尺。补筑旧堤者，长七里三百步，表里倍薄七步，增卑六尺，计高一丈。筑第三重东后堤，并接修旧堤，高广不等，通长八里。补筑凹里减水河南岸豁口四处，置桩木，草土相兼，长四十七步。

于是塞黄陵全河，水中及岸上修堤长三十六里百三十六步。其修大堤剌水者二，长十有四里七十步。其西复作大堤剌水者一，长十有二里百三十步。内创筑岸上土堤，西北起李八宅西堤，东南至旧河岸，长十里百五十步，颠广四步，趾广三之，高丈有五尺。仍筑旧河岸至入水堤，长四百三十步，趾广三十步，颠杀其六之一，接修入水。

两岸埽堤并行。作西埽者夏人水工，征自灵武；作东埽者汉人水工，征自近畿。其法以竹络实以小石，每埽不等，以蒲苇绵腰索径寸许者从铺，广可一二十步，长可二三十步。又以曳埽索绹径三寸或四寸、长二百馀尺者衡铺之。相间复以竹苇麻檾大繂，长三百尺者为管心索，就系绵腰索之端于其上，以草数千束，多至万馀，匀布厚铺于绵腰索之上，㯻而纳之，丁夫数千，以足踏实，推卷稍高，即以水工二人立其上，而号于众，众声力举，用小大推梯，推卷成埽，高下长短不等，大者高二丈，小者不下丈馀。又用大索或五为腰索，[3]转致河滨，选健丁操管心索，顺埽台立踏，或挂之台中铁猫大橛之上，以渐缒之下水。埽后掘地为渠，陷管心索渠中，以散草厚覆，筑之以土，其上复以土牛、杂草、小埽梢土，多寡厚薄，先后随宜。修叠为埽台，务使牵制上下，缜密坚壮，互为掎角，埽不动摇。日力不足，火以继之。积累既毕，复施前法，卷埽以压先下之埽，量水浅深，制埽厚薄，叠之多至四埽而止。两埽之间置竹络，高二丈或三丈，围四丈五尺，实以小石、土牛。既满，系以竹缆，其两旁并埽，密下大桩，就以竹络上大竹腰索系于桩上。东西两埽及其中竹络之上，以草土等物筑为埽台，约长五十步或百步，再下埽，即以竹索或麻索长八百尺或五百尺者一二，杂厕其馀管心索之间，俟埽入水之后，其馀管心索如前薶挂，随以管心长索，远置五七十步之外，或铁猫，或大桩，曳而系之，通管束累日所下之埽，再以草土等物通修成堤。又以龙尾大埽密挂于护堤大桩，分折水势。其堤长二百七十步，北广四十二步，中广五十五步，南广四十二步，自颠至趾，通高三丈八尺。

其截河大堤，高广不等，长十有九里百七十七步。其在黄陵北岸者，长十里四十一步。筑岸上土堤，西北起东西故堤，东南至河口，长七里九十七步，颠广六步，趾倍之而强二步，高丈有五尺，接修入水。施土牛、小埽梢草杂土，多寡厚薄随宜修叠，及下竹络，安大桩，系龙尾埽，如前两堤法。唯修叠埽台，增用白阑小石。并埽上及前（洊）〔游〕修埽堤一，[4]长百馀步，直抵龙口。稍北，栏头三埽并行，埽大堤广与剌水二堤不同，通前列四埽，间以竹络，成一大堤，长二百八十步，北广百一十步，其颠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泽腹高二丈五尺，通高三丈五尺；中流广八十步，其颠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泽腹高五丈五尺，通高七丈。并创筑缕水横堤一，东起北截河大堤，西抵西剌水大堤。又一堤东起中剌水大堤，西抵西剌水大堤，通长二里四十二步，亦颠广四步，趾三之，高丈有二尺。修黄陵南岸，长九里百六十步，内创岸土堤，东北起新补白茅故堤，西南至旧河口，高广不等，长八里二百五十步。

乃入水作石船大堤。盖由是秋八月二十九日乙巳道故河流，先所修北岸西中剌水及截河三堤犹短，约水尚少，力未足恃。决河势大，南北广四百馀步，中流深三丈馀，益以秋涨，水多故河十之八。两河争流，近故河口，水刷岸北行，洄漩湍激，难以下埽。且埽行或迟，恐水尽涌入决河，因淤故河，前功遂隳。鲁乃精思障水入故河之方，以九月七日癸丑，逆流排大船二十七艘，前后连以大桅或长桩，用大麻索、竹絙绞缚，缀为方舟。又用大麻索、竹絙（用）〔周〕船身缴绕上下，[5]令牢不可破，乃以铁猫于上流硾之水中。又以竹絙绝长七八百尺者，系两岸大橛上，每絙或硾二舟或三舟，使不得下，船腹略铺散草，满贮小石，以合子板钉合之，复以埽密布合子板上，或二重，或三重，以大麻索缚之急，复缚横木三道于头桅，皆以索维之，用竹编笆，夹以草石，立之桅前，约长丈馀，名曰水帘桅。复以木榰拄，使帘不偃仆，然后选水工便捷者，每船各二人，执斧凿，立船首尾，岸上捶鼓为号，鼓鸣，一时齐凿，须臾舟穴，水入，舟沉，遏决河。水怒溢，故河水暴增，即重树水帘，令后复布小埽土牛白阑长稍，杂以草土等物，随宜填垛以继之。石船下诣实地，出水基趾渐高，复卷大埽以压之。前船势略定，寻用前法，沉馀船以竟后功。昏晓百刻，役夫分番甚劳，无少间断。船堤之后，草埽三道并举，中置竹络盛石，并埽置桩，系缆四埽及络，一如修北截水堤之法。第以中流水深数丈，用物之多，施功之大，数倍他堤。船堤距北岸才四五十步，势迫东河，流峻若自天降，深浅叵测。于是先卷下大埽约高二丈者，或四或五，始出水面。修至河口一二十步，用工尤艰。薄龙口，喧豗猛疾，势撼埽基，陷裂欹倾，俄远故所，观者股弁，众议腾沸，以为难合，然势不容已。鲁神色不动，机解捷出，进官吏工徒十馀万人，日加奖谕，辞旨垦至，众皆感激赴功。十一月十一日丁巳，龙口遂合，决河绝流，故道复通。又于堤前通卷栏头埽各一道，多者或三或四，前埽出水，管心大索系前埽，硾后阑头埽之后，后埽管心大索亦系小埽，硾前阑头埽之前，后先羁縻，以锢其势。又于所交索上及两埽之间，压以小石白阑土牛，草土相半，厚薄多寡，相势措置。

埽堤之后，自南岸复修一堤，抵已闭之龙口，长二百七十步。船堤四道成堤，用农家场圃之具曰辘轴者，穴石立木如比栉，薶前埽之旁，每步置一辘轴，以横木贯其后，又穴石，以径二寸馀麻索贯之，系横木上，密挂龙尾大埽，使夏秋潦水、冬春凌𥱼，不得肆力于岸。此堤接北岸截河大堤，长二百七十步，南广百二十步，颠至水面高丈有七尺，水面至泽腹高四丈二尺；中流广八十步，颠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泽腹高五丈五尺；通高七丈。仍治南岸护堤埽一道，通长百三十步，南岸护岸马头埽三道，通长九十五步。修筑北岸堤防，高广不等，通长二百五十四里七十一步。白茅河口至板城，补筑旧堤，长二十五里二百八十五步。曹州板城至英贤村等处，高广不等，长一百三十三里二百步。稍冈至砀山县，增培旧堤，长八十五里二十步。归德府哈只口至徐州路三百馀里，修完缺口一百七处，高广不等，积修计三里二百五十六步。亦思剌店缕水月堤，高广不等，长六里三十步。

其用物之凡，桩木大者二万七千，榆柳杂梢六十六万六千，带梢连根株者三千六百，藳秸蒲苇杂草以束计者七百三十三万五千有奇，竹竿六十二万五千，苇席十有七万二千，小石二千艘，绳索小大不等五万七千，所沉大船百有二十，铁缆三十有二，铁猫三百三十有四，竹篾以斤计者十有五万，硾石三千块，铁钻万四千二百有奇，大钉三万三千二百三十有二。其馀若木龙、蚕椽木、麦秸、扶桩、铁叉、铁吊、枝麻、搭火钩、汲水、贮水等具皆有成数。官吏俸给，军民衣粮工钱，医药、祭祀、赈恤、驿置马乘及运竹木、沉船、渡船、下桩等工，铁、石、竹、木、绳索等匠佣赀，兼以和买民地为河，并应用杂物等价，通计中统钞百八十四万五千六百三十六锭有奇。

鲁尝有言：“水工之功，视土工之功为难；中流之功，视河滨之功为难；决河口视中流又难；北岸之功视南岸为难。用物之效，草虽至柔，柔能狎水，水渍之生泥，泥与草并，力重如碇。然维持夹辅，缆索之功实多。”盖由鲁习知河事，故其功之所就如此。

玄之言曰：“是役也，朝廷不惜重费，不吝高爵，为民辟害。脱脱能体上意，不惮焦劳，不恤浮议，为国拯民。鲁能竭其心思智计之巧，乘其精神胆气之壮，不惜劬瘁，不畏讥评，以报君相知人之明。宜悉书之，使职史氏者有所考证也。”

先是岁庚寅，河南北童谣云：“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及鲁治河，果于黄陵冈得石人一眼，而汝、颍之妖寇乘时而起。议者往往以谓天下之乱，皆由贾鲁治河之役，劳民动众之所致。殊不知元之所以亡者，实基于上下因循，狃于宴安之习，纪纲废弛，风俗偷薄，其致乱之阶，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来久矣。不此之察，乃独归咎于是役，是徒以成败论事，非通论也。设使贾鲁不兴是役，天下之乱，讵无从而起乎？今故具录玄所记，庶来者得以详焉。

**蜀隁**

江水出蜀西南徼外，东至于岷山，而禹导之。秦昭王时，蜀太守李冰凿离堆，分其江以灌川蜀，民用以饶。历千数百年，所过冲薄荡啮，又大为民患。有司以故事，岁治堤防，凡一百三十有三所，役兵民多者万馀人，少者千人，其下犹数百人。役凡七十日，不及七十日，虽事治，不得休息。不役者，日出三缗为庸钱。由是富者屈于赀，贫者屈于力，上下交病，会其费，岁不下七万缗。大抵出于民者，十九藏于吏，而利之所及，不足以偿其费矣。

元统二年，佥四川肃政廉访司事吉当普巡行周视，得要害之处三十有二，馀悉罢之。召灌州判官张弘，计曰：“若甃之以石，则岁役可罢，民力可苏矣。”弘曰：“公虑及此，生民之福，国家之幸，万世之利也。”弘遂出私钱，试为小隁。隁成，水暴涨而隁不动。乃具文书，会行省及蒙古军七翼之长、郡县守宰，下及乡里之老，各陈利害，咸以为便。复祷于冰祠，卜之吉。于是征工发徒，以仍改至元元年十有一月朔日，肇事于都江隁，即禹凿之处，分水之源也。盐井关限其西北，水西关据其西南。江南北皆东行。北旧无江，冰凿以辟沫水之害，中为都江隁，少东为大、小钓鱼，又东跨二江为石门，以节北江之水，又东为利民台，台之东南为侍郎、杨柳二隁，其水自离堆分流入于南江。

南江东至鹿角，又东至金马口，又东（道）〔过〕大安桥，[6]入于成都，俗称大皂江，江之正源也。北江少东为虎头山，为斗鸡台。台有水则，以尺画之，凡十有一。水及其九，其民喜，过则忧，没其则则困。又书“深淘滩，高作隁”六字其旁，[7]为治水之法，皆冰所为也。又东为离堆，又东过凌虚、步云二桥，又东至三石洞，酾为二渠。其一自上马骑东流，过（郓）〔郫〕，入于成都，〔古谓之内江，今府江是也；其一自三石洞北流，过将军桥，又北过四石洞，折而东流，过新繁，入于成都，〕古谓之外江。[8]此冰所穿二江也。

南江自利民台有支流，东南出万工隁，又东为骆驼，又东为碓口，绕青城而东，鹿角之北涯，有渠曰马灞，东流至成都，入于南江。渠东行二十馀里，水决其南涯四十有九，每岁疲民力以塞之。乃自其北涯凿二渠，与杨柳渠合，东行数十里，复与马灞渠会，而渠成安流。自金马口之西凿二渠，合金马渠，东南入于新津江，罢蓝淀、黄水、千金、白水、新兴至三利十二隁。

北江三石洞之东为外应、颜上、五斗诸隁，外应、颜上之水皆东北流，入于外江。五斗之水，南入马灞渠，皆内江之支流也。外江东至崇宁，亦为万工隁。隁之支流，自北而东，为三十六洞，过清白隁东入于彭、汉之间。而清白隁水溃其南涯，延袤三里馀，有司因溃以为隁。隁辄坏，乃疏其北涯旧渠，直流而东，罢其隁及三十六洞之役。

嘉定之青神，有隁曰鸿化，则授成其长吏，应期而功毕。若成都之九里堤，崇宁之万工隁，彭之堋口、丰润、千江、石洞、济民、罗〔江、马〕脚诸隁，[9]工未及施，则召长吏勉谕，使及农隙为之。诸隁都江及利民台之役最大，侍郎、杨（林）〔柳〕、外应、颜上、五斗次之，[10]鹿角、万工、骆驼、碓口、三利又次之。而都江又居大江中流，故以铁万六千斤，铸为大龟，贯以铁柱，而镇其源，然后即工。

诸隁皆甃以石，范铁以关其中，取桐实之油，和石灰，杂麻丝，而捣之使熟，以苴罅漏。岸善崩者，密筑江石以护之，上植杨柳，旁种蔓荆，栉比鳞次，赖以为固，盖以数百万计。所至或疏旧渠以导其流，或凿新渠以杀其势。遇水之会，则为石门，以时启闭而泄蓄之，用以节民力而资民利，凡智力所及，无不为也。初，郡县及兵家共掌都江之政，延祐七年，其兵官奏请独任郡县，民不堪其役，至是复合焉。常岁获水之利仅数月，隁辄坏，至是，虽缘渠所置碓硙纺绩之处以千万计，四时流转而无穷。

其始至都江，水深广莫可测，忽有大洲涌出其西南，方可数里，人得用事其间。入山伐石，崩石已满，随取而足。蜀故多雨，自初役至工毕，无雨雪，故力省而功倍，若有相之者。五越月，功告成，而吉当普以监察御史召，省台上其功，诏揭（㨙）〔傒〕斯制文立碑以旌之。[11]

是役也，凡石工、金工皆七百人，木工二百五十人，役徒三千九百人，而蒙古军居其二千。粮为石千有奇，石之材取于山者百万有奇，石之灰以斤计者六万有奇，油半之，铁六万五千斤，麻五千斤。最其工之直、物之价，以缗计者四万九千有奇，皆出于民之庸，而在官之积者，尚馀二十万一千八百缗，责灌守以贷于民，岁取其息，以备祭祀及淘滩修隁之费。仍蠲灌之兵民所常徭役，俾专其力于隁事。

**泾渠**

泾渠者，在秦时韩使水工郑国说秦，凿泾水，自仲山西抵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于洛三百馀里以溉田，盖欲以罢秦之力，使无东伐。秦觉其谋，欲杀之，郑曰：“臣为韩延数年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利。”秦以为然，使迄成之，号郑渠。汉时有白公者，奏穿渠引泾水，起谷口，入栎阳，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馀顷，因名曰白渠。历代因之，皆享其利。至宋时，水冲啮，失其故迹。熙宁间，诏赐常平息钱，助民兴作，自仲山旁开凿石渠，从高泻水，名丰利渠。

元至元间，立屯田府督治之。大德八年，泾水暴涨，毁隁塞渠，陕西行省命屯田府总管夹谷伯颜帖木儿及泾阳尹王琚疏导之。起泾阳、高陵、三原、栎阳用水人户及渭南、栎阳、泾阳三屯所人夫，共三千馀人兴作，水通流如旧。其制编荆为囤，贮之以石，复填以草以土为隁，岁时葺理，未尝废止。

至大元年，王琚为西台御史，建言于丰利渠上更开石渠五十一丈，阔一丈，深五尺，积一十五万三千工，每方一尺为一工。自延祐元年兴工，至五年渠成。是年秋，改隁至新口。泰定间，言者谓石渠岁久，水流渐穿逾下，去岸益高。至正三年，御史宋秉亮相视其隁，谓渠积年坎取淤土，叠垒于岸，极为高崇，力难送土于上，因请就岸高处开通鹿巷，以便夫行。廷议允可。四年，屯田同知牙八胡、泾尹李克忠发丁夫开鹿巷八十四处，削平土垒四百五十馀步。二十年，陕西行省左丞相帖里帖木儿遣都事杨钦修治，凡溉农田四万五千馀顷。

**金口河**

至正二年正月，中书参议孛罗帖木儿、都水傅佐建言，起自通州南高丽庄，直至西山石峡铁板开水古金口一百二十馀里，创开新河一道，深五丈，广十五丈，放西山金口水东流至高丽庄，合御河，接引海运至大都城内输纳。是时，脱脱为中书右丞相，以其言奏而行之。廷臣多言其不可，而左丞许有壬言尤力，脱脱排群议不纳，务于必行。有壬因条陈其利害，略曰：

大德二年，浑河水发为民害，大都路都水监将金口下闭闸板。五年间，浑河水势浩大，郭太史恐冲没田薛二村、南北二城，又将金口已上河身，用砂石杂土尽行堵闭。至顺元年，因行都水监郭道寿言，金口引水过京城至通州，其利无穷。工部官并河道提举司、大都路及合属官员耆老等相视议拟，水由二城中间窒碍。又卢沟河自桥至合流处，自来未尝有渔舟上下，此乃不可行船之明验也。且通州去京城四十里，卢沟止二十里，此时若可行船，当时何不于卢沟立马头，百事近便，却于四十里外通州为之？

又西山水势高峻，亡金时，在都城之北流入郊野，纵有冲决，为害亦轻。今则在都城西南，与昔不同。此水性本湍急，若加以夏秋霖潦涨溢，则不敢必其无虞，宗庙社稷之所在，岂容侥幸于万一。若一时成功，亦不能保其永无冲决之患。且亡金时此河未必通行，今所有河道遗迹，安知非作而复辍之地乎？又地形高下不同，若不作闸，必致走水浅涩，若作闸以节之，则沙泥浑浊，必致淤塞，每年每月专人挑洗，盖无穷尽之时也。且郭太史初作通惠河时，何不用此水，而远取白浮之水，引入都城，以供闸坝之用？盖白浮之水澄清，而此水浑浊不可用也。此议方兴，传闻于外，万口一辞，以为不可。若以为成大功者不谋于众，人言不足听，则是商鞅、王安石之法，当今不宜有此。

议既上，丞相终不从。遂以正月兴工，至四月功毕。起闸放金口水，流湍势急，沙泥壅塞，船不可行。而开挑之际，毁民庐舍坟茔，夫丁死伤甚众。又费用不赀，卒以无功。继而御史纠劾建言者，孛罗帖木儿、傅佐俱伏诛。今附载其事于此，用为妄言水利者之戒。

**校勘记**

武城　疑为“成武”之倒误，而又讹“成”为“城”。参看卷六五校勘记[一]。

狭难受水水（溢）〔益〕悍　道光本与类编卷一五贾鲁传引至正河防记合，从改。按“水益悍”与下文“岸善崩”相对。

又用大索或五为腰索　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七引至正河防记“或”作“四”，语义始通。腰索，类编卷一五引至正河防记作“接索”。按上文称捆埽之索为“腰索”，此拉埽之索疑当另称“接索”。

并埽上及前（洊）〔游〕修埽堤一　据类编所引至正河防记改。按洊云水再至，“前洊”不辞，误。

又用大麻索竹絙（用）〔周〕船身缴绕上下　据类编所引至正河防记改。

又东（道）〔过〕大安桥　道光本与揭文安集卷一二大元敕赐修隁碑〈下简称修隁碑〉合，从改。

深淘滩高作隁　按修隁碑“高”作“低”，新编从改，疑是。

其一自上马骑东流过（郓）〔郫〕入于成都〔古谓之内江今府江是也其一自三石洞北流过将军桥又北过四石洞折而东流过新繁入于成都〕古谓之外江　道光本与修隁碑合，从改补。

彭之堋口丰润千江石洞济民罗〔江马〕脚诸隁　道光本与修隁碑合，从补。

侍郎杨（林）〔柳〕外应颜上五斗次之　道光本与修隁碑合，从改。按本篇上文已书“又东为利民台，台之东南为侍郎、杨柳二隁”。

揭（㨙）〔傒〕斯　据本书卷一八一揭傒斯传改。